

法尊法師著 現代西藏

現代西藏序 太虛

法尊格什，以新著的現代西藏，寄我校閱，我涉覽一遍，發生兩層感想：其一，西藏民眾信受佛法之教化，不難普及而亦有相當的醇正深入；然一般婦女性少羞恥，曾不稍戢淫亂，（此與無上密宗皆雙身法或亦有關）一般官商則皆為巧詐，失於誠實，且廓落一帶游牧人，多有以劫殺為生活著，殺盜淫妄，竟分別蔚成風尚，此何故耶？其二，西藏僧眾實為西藏民族的重心，不惟掌教化崇拜，而一般的教育及政治權利亦出於是，此又何故耶？則因前者無安穩的經濟基礎，且無系統組織的政制治理，而後者則有之也。由此可知淑羣之道，非但柔善的教化能奏全功，必扶以剛強的政治，尤必基以資養的經濟，而世之佛徒，欲期住持佛教有優良僧眾，乃惟冀以德化達之，輕拒僧制與寺產之整理，蓋未知純由教化而臻淨善，實惟少數賢哲，而大多數人，則皆須恆以生產，齊以律制，而後能導勉於善也。故西藏的僧眾，使無宗克巴改制率各大寺嚴遵僧律，並管理其傳續之集團財產，則將渙散頹墮而類尼泊爾。然使西藏掌教政之當局，更能督率民眾，研求富庶之技術，軌納於公正嚴明之政刑，則四根本戒之善行，不難表現為佛化民族之特性。故人之所貴，佛之所教，雖在導進於增上生與決定勝之行果，然適人間所宜而漸化，端在先以合理經濟使咸足存活，加以公嚴政治俾各獲平安，而後有暇滿之環境，可受行於至教，否則雖羨慕且信仰之，卒無以改正其苟偷放僻，亦令徒有漸悔心耳！茲則余對已經有勝善教化之西藏民族，欲為其當局進獻一籌者也，因即書於簡端。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八日在雪山丈室太虛

現代西藏目次

第一章	導言
	一、入藏目的
	二、九年康藏留學
	三、初次歸來
	四、再度入藏
	五、重歸和志願
第二章	西藏地理概志
第三章	西藏歷史略談
	一、本史略
	二、西藏佛教舊派史略
	三、西藏佛教中與迦當派史略
	四、西藏佛教中與薩迦派史略
	五、西藏佛教中與迦舉牌史略
	六、後興西藏佛教新迦當派史略
	七、附談西藏佛教興衰原因
	八、中國與西藏關係史略
第四章	西藏民族
	一、民族性
	二、家庭
	三、生活
	四、信仰
	五、僧侶
第五章	物產經濟及其交通
	一、物產
	二、商業
	三、交通
第六章	政治軍事及其財政
	一、組織
	二、行政
	三、地方行政
	四、軍備
	五、財政
第七章	宗教教育及其文化
	一、宗教建設
	二、教育制度
	三、文化
	四、重心所在
第八章	達賴與班禪
	一、關係
	二、地位
第九章	外交政治
	一、對英國的態度
	二、對中央的態度
第十章	治理西藏的意見
	一、過去的治理西藏
	二、現在的治理西藏

【一】現代西藏

釋法尊者

第一章 導言

西藏是個最神秘的地方，在現代的世界各國和各民族，沒有一個人能徹底明了它那內容的組織。——除他當局外——而且牠又是個封閉着的原始國家，以前除了漢族人民可以隨意出入外，東西洋的好奇探險隊，都想去徹底地看看西藏，不知道犧牲過多少心思和財力，甚至有把性命都送掉的。但是他們所得的結果，不過是略說說西康和青海等處地情形概況，對於西藏中心的秘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揭破的。曾在某一個西洋人的紀錄之中，見他說他到過西藏中心的拉薩。在一切想進西藏探險的人群之中，他總算個首屈一指的傑出者。但是一考察他到拉薩的成績如何？他不過隱閉在一個西藏的人家裏，藏了幾【二】天，他連外面的街上都不敢出去耍，他對於西藏當局的內容組織，那裏還能夠談呢？自從民初漢兵的推出以後，英人的勢力就漸漸地往裏頭移動，他們在拉薩住的時候，又有西藏辦的招待員陪他們耍，所以他們以後寫的西藏內部的事情，纔稍為有了一些蛛絲馬跡可尋。但是他們對西藏宗教建設，以及西藏當局的心理觀念，仍未能透澈的認識。因為人家是怕他而招待他，那裏能把那內心的秘密去告訴他們呢？前人費盡了千辛萬苦都沒有探查到的西藏密奧，我在康藏住了八九年，用很冷靜旁觀者的態度，纔比較地見到了個大概。現在我已返回內地，就把他拿來奉獻給我們久欲了知西藏秘密的同胞們呢！

若直言西藏，我覺着他的範圍過於廣泛，空間上的範圍固不待說，就是時間上也要包括著千餘年的歷史，在那個歷史中間的政治，學術，乃至風土人情等，都要完全的去描寫他，那就必須要重翻過去人的舊書篋，依着葫蘆畫瓢也似的抄寫一遍。我的稟性根本就與抄寫匠站了個對方，除了翻譯經書而外，都是不喜歡抄襲人家那些靠不住的官面文章的。我既不愛抄襲，所以對於過去的西藏，就不想多說了。

【三】西藏雖然是中國的版圖，但是他與我們隔閡了多年，他的將來，究竟是如何，或是歸屬其他的國家，或是老這樣的繼續下去，這需要看我們國家的實力如何和辦事人的手段如何及聯絡的感情如何而定。我非是預言家，所以對於這些未來的話，也不喜歡多說。如今我給西藏帶上了個現代的帽子，這「現代」兩個字並不作摩登解，不過是說他的時間上的現在罷了。這現代兩個字，有不有個固定的界限呢？我覺着他也沒有，各人就各人所生存的時候，假立一個現代，在這時候所見聞的一切一切，就假立他為現代的事實和狀況。但是在這一期謝滅的幾十年或幾百年之後，他們又要說我們的話不宜時，我們的事情都是陳跡。他們另就他們生存的時期，假立一個現代，他們那時候的一切，才算作現代的一切事實。可是若照這樣的一推逐他們的心理，仍然是要變成過去的，那個永久的現代，絕對是不會實現的一件事。假若唯就各箇人的當時設立一個現代，那麼過去的一切時間，皆可以說是他們的現代了。我是中華民國的人，我的現代，也就是從我記事以來所見聞的事情了。今天我是要說現代西藏，也就須依着我進藏的年限，去假定他，我親眼看到的固然是我【四】所說的現代西藏，我耳根所問到的，也要算是我所說的現代西藏了。這篇文中，有時或也談到一點過去的歷史，那都是些附屬品的配脚，不過為給同胞們一些整個的概念，不得不略略地說一說而已。我究竟是為什麼進藏的？我在西藏的地方住了多久呢？我回來過沒有呢？為什麼又進藏呢？現在回來了想作些什麼呢？這都是一位很知己的朋友，他再三不讓我過身，非逼着我寫出來不可，我實在覺着慚愧，尤其是叫我自己敘述自己的傳記，更是慚愧的萬分。但是我終久扭他不過，只好略略地寫一點出來給大家見笑吧。

一 入藏目的

在民國九年的夏天，初次聽到大勇法師講八大人覺經的時候，我便覺着出了場子家，應當做點出家人的事情，若是一天兩堂殿的混下去，實在是對不住我出家的本心！但是做什麼才是出家所應作的事呢？那時候便聽見老修行們說：出離生死苦海，

是出家的事。什麼叫做生死苦海？怎麼着才能出離呢？那時候我的心理太老實了，不但不知道那兩件事，就連那兩個很簡單的問題也不曾懷過疑。又聽見一般老修行們說：念佛往生極樂，是出家人的事。【五】這些話我也直當地承認，但是在閒暇的時候，嘗聽到勇法師講些過去高僧的故事，我便知道出家人，不但是念佛往生和出離生死，就在生死之中，也還有翻譯經論，住持正法等，應當做的事情很多。在民國十年的春夏秋三季，又受了勇法師的指導不少。冬季便在北平法源寺道階法師前受具，勇法師亦在冬天便往日本去學密宗，就在臘月中旬，承我的戒和尚和寶華山的八位師父的慈悲，成就我們三個北方戒子，到寶華山去學戒。在那次年的夏天，聽開堂師父和五師父講天台四教儀，這便引發了我聽講經的宿習，我便覺着聽經比學喊一齊向上排班和水陸焰口的味道來得濃厚。那時偏趕上太虛大師在武昌創辦佛學院，有一位戒兄，寫信告訴我，說那裏一天有六點鐘講經，還有兩三點鐘的自習，我見了那封信，就像小孩子要到新年的樣子，歡喜得不知道怎樣才好。當時就抱定了一個必去的宗旨，可是沒有人介紹，又沒有人做保證，怎樣能夠去呢？就在這個當兒裏，偏有無巧不巧的事件發生，正是寶華山去年的新戒弟子掛引禮號的時候。我們三人是北平的戒，按寶華山的老規矩，是難以入板堂當引禮師的，可是我們的門坎來得硬些，寶華山的大和尚便是我們的【六】教授，寶華山的教授便是我們的開堂，東西兩板堂的前幾位，就是我們的引禮師，我入板堂要比本山戒子早半年，他們就落了我們的後。本山的戒子當然很不滿意，滿像在掛引禮號的時候爭個上風，誰知道事情偏不順他們的心，引禮號仍以我在第一，這便看見他們那萬丈的嫉火，燒上了天空。我却在明處和闇中不住的冷笑，我名號雖在你們的前頭，但我是不久住的，你們又何必這樣去醜呢？過了不到十天之後，便接到了勇法師由日本的回信，他很慈悲的允許給我作介紹和保證人，我便與寶華山的師父們作了個暫別禮，順風向西的到了武昌，拜見了太虛大師，加入佛學院的團體了。在那里的第二年冬天大勇法師回到武昌傳十八道，各處的佛教徒無論在家出家，都有唯密是尚的風氣，我也給勇法師當過幾天侍者，我也學過十八道和一尊供養，雖未受過日本帶回的兩部大灌頂，但覺密宗的味道，也只有那麼濃厚。在已經學過教理的人去研究他，才能了解他那裏頭的真實道理。若是那一般全無教理根底的人去學他，只能夠學到一些假像觀。上焉者，得到一點三摩地影像，和本尊的加被，那就要認為是即身成佛的上上成就，誰也不敢否認他。下焉者，得到一點昏沉和【七】掉舉，夾雜着一點魔業或鬼狐神通，那也要算是即身成佛了。我的根基很弱，既沒有得到三摩地影像和本尊加持，却也沒有得到魔弄鬼的大神通，所以我對於密法是很淡薄的。學是要學到究竟，行是要行的穩當，我既不想討巧偷乖，又不想超次躐等，更不想說大妄語自欺欺他和自害他，我是學歸學，行歸行，講說歸講說，弘揚歸弘揚，樣樣皆以老實心自居，老實話告人，我既不想騙人，我又不想他人的利養恭敬，所以我對一般朋友們，總是毫不客氣地老實話老實說，犯不着護惜他，也不怕得罪他，愛聽就聽，不愛聽就散，有幾個朋友說我對於密宗害了冷血病，我也就報他冷笑一聲罷了。民國十三年春天，勇法師在北平與白普仁尊者，一同閉關於善緣庵，修護摩法，法師便覺着西藏的密法，比東密來得完善，他便發了進藏求法的決心。在勇法師的初衷本想一人獨往，或帶一兩個同志，次經白尊者及諸位大護法的勸請，才發起佛教藏文學院的組織。那個初夏也就是武昌佛學院的畢業期，勇法師在北平傳十八道，函我到平相見，面商進藏的事。蓋自從入五台親近勇法師之後，勇法師視我，就如象他的剃度弟子一般，時時事事沒有不照顧我的。他由日本歸來，本想於廬山閉關修成【八】就法，他挑中的侍者，我便是第一個。他在北平把方針一變，其對我私人的計劃，當然也要變更，所以就來函召我到北平面商。我在武昌聽講三論唯識的時候，便深慕什顯奘淨諸先覺的後塵，繼聞勇法師入藏的函召，當然是雀躍三丈唯恐不得其門而入了。那時，我離父母已經六個年頭了，父母勸促一返的信函，也不記得有幾十封了。我那今年推明年，明年退後年的復書，當然也不會欠文字債的。這年回平，原定的便道回家一望，略慰父母慈懷。可是因為勇法師急于赴杭傳法，便把我回家的妄念打銷。到了北平，見了勇法師，商定了進藏學法的計劃。勇法師南下，大剛法師密嚴法師善哲居士及我，便作了箇留平籌備員，八月間勇法師到平開學時，便帶了朗禪法師恆演法師及幾位居士同來。藏文學院開學了，充先生正式上課了，我們的迦喀也漸漸地上了軌道，在這開學之後，又來了超一法師，觀空法師，法舫法師等。到了第二年的春末，組織了出發的團體，一路上又是傳法灌頂，又是說皈受戒，熱鬧極了。火車便是專車，輪船也是包艙。在漢口的時候，又加入了嚴定法師，會中法師等。也有幾位老同學，來攔住我們，

說些什麼母院無人，西藏難去等理由，我只笑他的愚昧固執，他並不知我【九】早有爲法犧牲的決心。西藏再難也難不過樊公所行的高昌，和顯師所經的關隘。母院再無人，也有虛大師在主持，諸同學在研究。西藏既有很完善的佛法可學可譯和可弘傳，他們理應贊助我們，鼓勵我們才對，爲什麼反來阻止我們，恐駭我們呢？因爲都是好同學，只有各行各的志願，我就哼着哈着地應酬他，我並沒有發言反對他。他已經死了好幾年了，他是永遠不會知道我的心志的！那年的夏天，在峨嵋避暑，順便做了個五七息災法會，秋天在嘉定烏龍寺閱律藏及南海寄歸傳，我對於義淨三藏，起了一點真實信敬心，我覺着我們中國的這些佛典經論，皆是我先覺犧牲了無量生命財產和心血身汗，更受過無量的痛苦憂急悲哀熱淚，才換來這些代價品。換句話說：我覺着這些經書上一字一畫，便是一滴血和一滴淚的混合品，那是我們先覺發大悲心和大無畏心立大誓願和不顧一切的犧牲，所請來的和譯出來的，我們作後學的拿起來的時候，至少也該想一想先覺的大心願大事業和大犧牲大恩德，不應該自作聰明，忘恩負義地批評和誹謗。我們縱不能對於先覺的辛苦事業上培福增慧，然也決不應該對於先覺的功勞恩義上折福損慧纔好。淨法師的高僧求法詩云：「【一〇】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我讀那兩句詩的時候，眼睛一定是個紅的，因爲淚珠的大小與葡萄差不多。他又說：「后賢如未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他算給我們受了個預記。我受了他老人家說話的刺激，同時也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化，我對於前賢實在不敢起半點輕視心，我對於先覺的事業實在不敢起半點容易心。但是先覺的這種大慈大悲和大無畏精神，我羨慕極了，我也想像犧牲一切地去學學先覺。我對於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內地所沒有的，我都發願學習翻譯出來補充所缺。尤其對於義淨法師所翻譯的律藏，我很想給他補充圓滿。西藏的密法，當然也不是例外的事。就是世間上的地理，歷史，和工巧，醫方、政治、文藝等，我也有學習的志願。可是一個人的精力和壽量，是很有限的，能不能夠達到我的目的，那就很難得預言的了。

二 九年康藏留學

民國十四年的秋末，留學團由嘉定出發雅安了。可是這條路上是要經過好幾處土匪的區域。我們全體分成了水路兩道進行。自洪雅以西，就沒有官兵敢做保障的。這時勇法【一一】師等。很有暫返嘉定待匪勢稍息后，再繼續進行的意思。但在一般處出門的同學們，是恨不能一步走到西藏的。對於土匪的危險，是毫無一點經驗的，所以都很齊心的主張要走。勇法師也只好俯允我們，一方面請當地政府保護，一方面電請雅安孫總司令設法。時機很湊巧，中段的土匪也有受招安的企望，假借護送我們立一點功，所以用土匪做保商，把我們三十幾個人安穩穩地護送到了雅安。謝天謝地，纔脫了龍潭虎穴的土匪窩巢。當時在雅安休息了六七天，就繼續着西進，由雅安到打箭爐，土匪的區域也不少，我記得由榮經出發的那【一二】一早上，遇着剿匪的軍隊回來，挑着幾個人頭很可怕的。後來纔曉得，是特爲我們去除掉的障礙。第二日過大相嶺的早上，又遇見土匪，可是放過我們去，搶了後面隨行的幾家布商。後來纔知道，也是官家說通了的，所以才能不搶我們。像這樣的走了十幾天，才到了化城式的打箭爐，住在安却寺，就在這個冬季尾上，請了一位半蠻不漢的土著藏文教師，老實說一句：他的藏語雖比我們好，他的藏文實在還不如我們知道的多，過年了，開春了，同學們覺着無味了。我與朗禪法師發生了欲動的念頭，不顧一切的，不問同學們願意不願意，我便毅然決然地要上跑馬山去學經，那怕與團體脫離關係都可以。在正式開會討論的時候，勇法師剛法師及諸同學都沒有什麼不願意。就有一兩位不願意的，見勇法師不但阻攔而且幫助，他也就沒法反對，只有隨我的自由罷了。我在跑馬山依止慈願大師住了一年，學了幾種藏文文法和宗喀巴大師的必芻戒釋，菩薩戒釋，菩提道次第略論。這一年所學的學非常滿意，對於藏文方面也大有進境，對於西藏的佛法，生了一種特別不共的信仰。因爲見到必芻戒釋，菩薩戒釋的組織和理論，是在內地所見不到的事。尤其那部菩提道次第論的組織和【一三】建立，更是我從未夢見過的一個奇寶。我覺着發心求法的志願，總算得到了一點小結果，那怕就死在西康，我也是不會生悔恨心和遺憾的了。在這一年之中，藏人的生活過慣了，專門吃糌粑不吃米麵，也試驗的有幾分成功了。民國十六年的開春，便是我們正式出發期，我和朗禪法師是搭的甘孜拉瓦家的騾幫，裝作普通僧人進藏，那個生活是很苦的。到了甘孜，就住在商人家里。勇法師是支官差用官兵護送着進發，一路上轟轟烈烈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其那沿途的

縣長官員等，皆是爭前恐後的受皈依，學密咒，郊迎郊送。川邊的蠻子們，那里見過這樣尊重優禮的盛舉呢？也就是因為勇法師的氣派太大，藏人誤為國家特派的大員，西藏政府來了一紙公函擋駕，並有兩張通知甘孜的商人，不準帶漢人進藏。障礙發生，只好暫時住下了。在四五月間，朗禪法師回到木娘鄉學經。我隨勇法師，移住甘孜對河，札迦寺，親近札加大師學經去了，爾時札公年德高邁，示現殘疾，名義上雖是親近札公，實際上學經的師父，都是他老座下的上首弟子，我依止俄讓巴師父，聽了菩提道次第廣論的毗鉢舍那。後又依止格陀諸古，學了因明初機入門，現觀莊嚴論，辨了義不了義論等多種。這位師父【一四】的年齡只比我大一歲，但是他的學問，修行，道德，慈悲，那都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不可測度的。我依止他老人家共住了四個年頭，所得的利益最多。那修菩提心的教授，純是他老人家慈悲恩予的，對於密宗深義，也由他老人家的慈悲，摸著了一點門路。我對於他的信敬心，是不可用言語來形容的事。他那種慈藹的面容及那和悅的音聲，令我生生世世也難得忘掉的。民國十七年的秋天，我久仰盛名的安東恩師，由廓羅來甘孜，朝禮札公，問往昌都建立道場的事宜。這是天子我的良好機會，由格陀諸古介紹，拜見了安東恩師，盤問了我積久欲問的許多難題。他老人家那種淵博學海，鋒利劍芒，任你何等的困難死結，莫不迎刃而解。我受了教訓之後，就五體投地地信仰。這是我初次所見的安東恩師。自此以後，就想長時依止安東恩師了。到民國十八年的八月初四日，札公大師示寂，正如火天眼滅。至初十日的早上，勇法師也逝世了，這時候剛法師在成都未回，身前只有我和恆照，密炎，密慧諸兄，這種不幸的喪事臨頭，我們是沒有辦過的。怎麼辦呢？慌了慌了，束手坐待是不可以的呀！于是我便東一頭西一頭的請格陀諸古來指導，札公的善後也是他老人家主辦的，勇法師的喪事又找到【一五】他，這才見得到他老人家的真實修養，不慌不忙的，指出了一條通衢。我們幾個人便依著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做下去，輕輕鬆鬆的就把勇法師的茶毗事做好了。密慧兄回東古，密嚴兄回康定，恆照師也走了，就留我一個人在甘住守。春天剛法師和密嚴兄，由打箭鑪來迎接勇法師的靈骨回康定修塔，我也親身送下去，重新親近慈願大師一個月，就在這個當兒裏，智三學兄也歸了西。等到他的茶毗事辦了，我才回到甘孜，依止格陀諸古，聽受札公大師全部著述的傳授。民二十年的春天，我同朗禪法師常光師慧深師等四人，又進一步地到昌都去。朗禪常光二師稍住數【一六】日即進拉薩。我與慧深師以親近安東恩師為目的，便住在昌都求學。是年的春夏秋季，受了四十余部的大灌頂，對於顯教諸論亦略聞綱要。八月間又隨恩師進藏，路過拿墟達樸大師處，依止達樸大師受綠度母身曼陀羅之不共修法。十月底到拉薩，奉恩師之命，冬月間入別那寺放札倉郡則，名義填在寺中，實際仍住拉薩依止恩師求學。民國二十一年，學習因明總義論及菩提道次第廣論。民國二十二年，學習現觀莊嚴論金鬘論，及密宗道次第廣論，五次第廣論，三百余尊結緣灌頂，大威德二種次第及護摩大疏，并空行佛母修法教授等。此外尚依止格登持巴聽俱舍，絳則法王聽戒律，頗章喀大師受勝樂金剛之大灌頂等。總之在康藏留學的這幾年中間，要算我這一生中，最饒興趣，最為滿意的一幅圖畫了。

這幾年的生活狀況如何呢？我再為簡略的敘述一下：當我在甘孜的第一年，是隨勇法師搭伙食，吃的當然不錯。第二年分開之後，我使用一個大瓦壺，滿注上一壺冷水，在夜晚臨睡的時候，把牠安坐在一個牛糞充滿的瓦缸子上，再給牠蒙上一些御寒的破爛毡布之類，由那瓦缸內的牛糞烟子，把牠漸漸地燻熱，乃至騰沸。到了第二天早上，起來先倒出一點洗【一七】洗臉，餘者之中，放上一把粗茶半把蠻鹽，這就叫做蠻茶，我在床上將早課誦畢，把他搬到床前，拿出一個木碗，半小口袋糌粍，一塊酥油，幾片生蘿蔔來用早餐。飯後便往師處候課聽講。中午回來，再喝幾盞剩茶，揉上一碗糌粍吃，下午又上課去了。晚上隨隨便便地吃些東西，就算去了一天的時光。第二天還是原方抓藥，一年三百六十天也是這一着棋。生活雖然窘迫，精神非常快樂，甚至有時候看書寫書，快樂得忘了睡覺，這都是莫名其妙的事呀！在拉薩住的那幾年，生活方面，差不多與前相同。學書誦經都忙得起早【一八】睡晚，連吃東西都要特別抽開來吃。我在這八九年的光陰中間，對於西藏的顯密教理，皆能略略地得到一點頭緒，大概就是對於衣食住三項淡薄的原故吧！

三 初次歸來

在民國二十二年，連接的接到虛大師的幾封信，催促速歸辦理漢藏教理院的事情。在我個人的觀念上，實在覺着所學的不夠用，而且想學的還很多。吃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到了西藏。放着寶所不住，那肯輕易就回來呢？但是這里面有三種原因，我雖不願意回來，也得回來：一、虛大師是我內地唯一無二的恩師，我對於漢文佛學，能得一知半解，皆是依止他老人家的教授得來的。他老人家是真實菩薩，終日爲着整理僧伽，培植人才，復興佛教，主持正法而忙，他在二十餘年中，爲扶持正法，創辦學院等，不知道吃了多少苦，耐了多少勞。現在辦個漢藏教理院，命我去教一點藏文，我若是違命不去，豈不是給他老人家一個絕大的打擊嗎？我于報恩的心理上能忍耐得過去嗎？二、我初到昌都時，原是想請安東恩師來主持世界佛學苑藏文系的，因爲他奉達賴喇嘛之命進藏，一時難得出來，我將虛大師之函件呈白，他【一九】老人家也主張叫我先出來籌備一下，他再出來，師命如是，我又那裏敢違呢？三、我請安東恩師來華的意思，寫了一道呈文，啟白于達賴座前。達賴喇嘛的答文上，說安東恩師出來的時機尚未到，頂好是我先出來。這個答復，更造成了我先歸的鐵案。就在那年十月二十七日，作了我初次歸來的行期。在行期的前六天，便是我好友朗禪法師圓寂忌日，他是害熱病死的，在九月間他害了兩次，幸喜達賴太醫的手段高明，皆給救住。第三次病返在寺中，離拉薩太遠，沒法延醫救治，所以他就嗚呼哀哉了！我對於他的企望心很重，我回內地籌備之時，還望他能時時代我勸駕恩師的。誰知他這一死，便弄得我後方接應無人。所以我對於朗法師之死，傷心極了。就在傷心之中，也勉強代他辦理了喪事才動身，我那時覺着人生太無常了，太萎脆了，稍微遇着一點違緣，便要分出此世與後世的界限。西藏這塊淨土，今天一別，實不知還能不能重來！所經過的印度，即是我釋迦牟尼如來誕生成佛說法示寂之國土，這些聖跡若不飽飽的朝禮個夠，下次能不能再來聖地，那更是不可預料的事了。因爲這個無常觀念，時時逼在我眼前，我便會狂了似的，由吡倫堡，直往金剛場，住了七天，修了點供養。又【二〇】往鹿野苑朝禮轉法輪塔，住了一天一夜。又往拘尸那雙林佛涅槃處朝禮一遍。次往尼泊爾，朝禮佛往昔施身喂虎等聖跡。這樣轉了一個多月，直到民國二十三年正月裏纔到加爾加大。又往國際大學看望一位故友，住了三天，回來便買舟東渡，往仰光朝禮大金塔去了。那里有慈航法師首創的仰光中國佛學會，會上全人，對於做宏法利生的事業很有精神。我在福山寺裏掛單閉關，住到三月底出關之後，在佛學會隨喜了幾次普通演講。到四月初四的那天，我便買輪歸國，五月初到上海，特往奉化朝謁虛大師。在雪竇寺住了七天，便回上海往南京，會晤了謝次長、周局長、鄧夢先、陳濟博等一班故友，承密師父的函召，重游寶華山。開堂師父已做了和尚，密澄師父也接了法卷。後往北平避暑，給安欽大師任了一夏天義務翻譯。回家省親一次，這是我離家以後第二次回家了。先是十四年四月里臨赴藏的時候，回去過一次，那時我的雙親俱在，惟慈母大人，因爲我出家永別的關係，晝夜恆哭，哭的右目失了明，我覺着父母對於兒女的心太切了，恩太重了。但若教我守在牢獄似的家裏事親，那是絕對做不到的事。假若出了家不務如來的正業浪費時光，非但對不住佛及師長，就連我的慈母也【二一】沒法見面，這也是我學法志堅的一段小因緣。二次回家的時候，我的慈父已經去世了五年，後起的姪輩大多數沒有會過。連探親里一共住了十天，七月底到的武昌，八月間趕到漢藏教理院開學。代理虛大師的那柄千鈞重擔，輕輕地就負在我的肩上，每天講三點鐘的課，還要翻譯校改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略論和菩薩戒品釋論等的文字。這樣埋頭苦干了兩學期，二次進藏的機會就成熟了。

四 再度入藏

我這次歸來的計劃，是想籌備一下迎安東恩師的，如上段已略略地說過。我想迎師的原因，便是我覺着一個人用盡一生的精神去求學，也難得學好和學完善。尤其想翻譯經論的同志們，對於漢文和佛學必須先有相當的根底，學好藏文佛學之後，才能夠正式翻譯。不然，就是將藏文佛學，學到第一等第一名格什的程度，仍然是個藏文佛學的格什，遇見真正翻譯的時候，仍不免默然向隅。那與翻譯經論和世間書籍，何益之有耶？我若用盡一生精神，去專學藏文佛學，也不愁做不到第一等的格什，可是時間上許可我嗎？虛大師允許我嗎？恩【二二】師上人準許我嗎？不，不，他們都不許

我那樣做。尤其是退位的老格登持巴大師，曾經教授我說：「你在三大寺，就熬到第一名格什，漸次昇到格登持巴，像我這樣的頭上打着一把黃傘，這也是個乾枯假名，對於佛法並無多大的益處，你如今先回去把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論翻譯出來，在你們漢地建立起座正法幢來，那纔是對於佛法和眾生作了真實的饒益。你若能設法將絳熱仁波卿——安東恩師之名——迎接出去，把宗喀巴大師的顯密教法，建立起來，那比考格什昇格登持巴的功德，大得多哩。」他老人家的這幾句話，固然是安慰我學業未成中途而返痛苦心的方便談。但是也給了我虛榮心的一個大頂門針。由此便造成了我第二次的進藏。我是志在翻譯的，我的學業是未造成成功的，若無一位顯密圓通學德兼優的大善知識隨時指導，我想翻譯的事業是不會圓滿的。我第二次進藏的目的，就是想迎我那位名滿康藏位居王師的安東恩師出來弘法的了。

民國二十四年夏天，承阿旺堪布及蓉方學佛同人的函召，到成都去講了一次經。蒙諸大施主的捐助，湊夠了迎師來華的路費。八月底回院，將院務全權拜托教務主任葦舫法師【二三】代理，於古歷九月初一日，便下山東渡，繞道山西朝禮五台及大同雲岡。道經平津，晤諸舊友，請其捐助印行菩提道次第廣論。此論印行成功，全賴平津諸友樂施的功德。十月初六往南京取護照，十三日到上海，依虛大師住。十四日觀光菩提學會成立典禮，留下了永不可忘的一點印象。十九日買輪南下，二十四日抵香港，住佛學會。二十八日又買輪南行，古歷冬月初三日抵新加坡。船再北行，初十到仰光，住於曾文銀老居士之花園中，休息半月，應酬了些世法。二十六日買輪赴印度，二十九日便到加爾加大，住唐人街天益樓平商德茂永寶號。這晚阿旺堪布等亦到印度。因為攜帶的絲織品太多，海關上給扣留要稅，這次見到行李太多的麻煩了。我也幫着到處托人設法。後由西藏政府來了個電報證明，英國人立即放行免稅。英人對西藏的懷柔，真是令人不寒而慄。古歷臘月十一日赴叻倫堡，預備進藏所需的一切行裝。十八日與葉增隆先生一同雇騾幫進藏。為避英人的阻礙起見，凡至關隘，必須隱居密室，半夜步行逃過。一因年餘來少于步行，二因新做的皮靴太緊，在十九日的下午，便將兩足後跟磨壞了兩塊，擠落了三個指甲，痛得我萬分難忍，一步一咬牙，晚上住在桑零曲喀，一步也走【二四】不動了。在這一生之中，我算第一次受這種罪，我知道為法犧牲的諸先覺，也是吃過這種痛苦的。我在往昔生中，被貪嗔痴等所使，為追求五欲所吃的痛苦，必大於這種痛苦的百倍。我今生出了家，為迎師宏法起見，吃這一點小苦，實在是應當值得吃。在這三界之中，吃這種痛苦和更大痛苦的眾生多得很，他們實在是可憐，我應在此痛苦之上，代替一切有情受盡一切痛苦，惟願沒有一個有情再受痛苦。我這樣地推想了一陣，於是把腳上和身上的痛苦忘掉，瞌睡來了，我就朦朧睡到天亮，次日又勉強能走幾步了。這樣一天一天的連痛帶病的熬到二十四日纔到了帕克里，住在恆盛公大寶號，承馬義才先生的優待，修養了幾天。二十八日雇了白字倉兩匹騾子，我與增隆一同赴藏，古歷正月初一日，在途中最高寒的卡鏞過年，除夕增隆煮了一些稀飯給我吃——我病已久，一路全仗增隆照顧，同鄉之情，深覺可感——還說了兩句笑話，便是說：「以後過快樂年的時候，別忘了我們的今天呀！」這樣熬了十天，民國二十五年古歷正月初九上午到了拉薩。在藏的同鄉們皆出郊來接，同鄉們在異域相遇，比親兄弟還覺着親熱。出十見到安東恩師的管家，交來恩師手諭兩件，是說他老人【二五】家繞道動錫，不來拉薩，叫我在拉薩請所需的書籍數駄，直回帕克里會齊東來。拜讀之後，歡喜得嘴都合不起來，精神為之一振，身上的病痛也就消失了一半。在十四日的早上，忽見管家匆匆而來面帶驚慌之色，我急問何事，他便說拿墟來了專差，恩師上人于初二圓寂了。哎喲！天呀！嗚呼！苦哉！好象有一口熱血，直往上涌，幸喜截止的快，未曾昏倒。稍為歎息了一會，便急匆匆地往各處佛殿供燈，并發一長電告知內地諸檀越，十六日隨管家等往拿墟。在止公地界遇天降大雪尺餘，以後沿途盡是冰天雪地，更加是露地食宿，遂犯了腿部轉筋的舊症，并新添了痢疾。三十日始到絳波寺，這是恩師圓寂的處所。在寺修養了幾天，纔加入代恩師修法的團體。古二月十三日，為恩師茶毗日期，眾人一致推我主法，乃以大威德護摩法焚化。十九日收檢骨灰，于中檢得舍利子數粒。四十九日法會圓滿後，又修護法神供養法數日，於古三月初三日，結伴三人，先返拉薩。途中復遇大雪，露地生活，較前次更多。因來時支有官馬，沿途牧場尚可借宿。歸程全系自馬，唯可放牧野原覓柴自炊耳。直至十八日晚上，纔到拉薩，住在同鄉處，人困馬乏至此為極。此後在拉薩養病，凡閱五月。即在此期中，亦依止終則法【二六】王，聽講菩提道次第略論，必芻戒廣釋和俱舍論等。自於每日略譯辦了不了義論一頁半頁不定，總以不空過為限耳。第二次進藏的情形大概如是。

五 重歸和志願

迎師是撲了空，在夏季之中，雖亦另訪了幾位，有的是不願來華，有的是爲事所阻，結果沒有一位能同來。在八月連奉虛大師及漢藏院電信，促我速歸。遂將所請之經書，包扎成馱。惟因時期尚早，河水未退，無有商人往返印帕間，我因回國心急，解友三先生，特派驛幫送印，祇因經書太多，延時過久，古歷十月初五，始到叻倫堡，住惠文皮工廠。將經書交轉運公司轉運。初十日即赴加爾加大，住興記寶號。十一日簽回頭護照，十八日買輪東歸。惟在我動身之前，經書尚未運到，實屬憾事！只好拜托友人，到時再爲轉運了。冬月初五日抵香港，是晚即乘車赴廣州，轉粵漢車，初八晚兩點半至武昌，住佛學院。在武昌住了半個月，講了一部二十唯識論和菩提道次第修法并菩提道次第廣論中奢摩他的前半段。二十五日偕法航法師雪松法師契涅法師乘武林船西行。二十九日到宜昌，三十日買民安輪票，古歷十二月初一日開【二七】駛，初三日船在興隆灘觸礁，幾乎葬身魚腹。枯水行船，實在是令人膽裂！水手門七忙八亂地塗了些洋灰，勉強走到盤沱住宿。初四開到萬縣，趕忙換民蘇。初七晚纔到重慶，初十日始平安回到縉雲山。

回院後，很想休息調養幾日。不過我是爲佛法而發願犧牲的，院務忙得很。並且離院一年多，全權是請葦舫法師代理的，把他辛苦了。事務方面換了幾個人，幸得密嚴兄任擇維持，把他辛苦了。專修班的課程，多蒙嚴定兄擔任教授，我更是感謝到了萬分。其餘的各位教職員，都各負其責的作事，沒有一位不令我感激的。我自己空跑了一趟，耽誤了一年多的光陰，實在慚愧無地。迎師既未成功，事情乃當自做，肩頭要硬些，腰板要直些，每日除在普通專修兩科中教課外，尚須爲法師們講點戒律和密法。再有空閒，便是做我私人所願做的翻譯工作了。只要能與佛法有真實利益，譯書，教課，栽培後學，這當然都是我分內的事了。

第二章 西藏地理概志

【二八】前章敘述我經過的路程，是東南北三方面。別處我不曾走過，說來也是傳聞。

西藏地理的劃分法，西洋人多由印度進藏，他們觀念上，覺着西藏是南北形的，所以他們都說是南藏北藏，以藏布江支流區域，乃至喜瑪拉亞山爲南藏，於益薄以北，乃至新疆交界，皆爲北藏。因爲西康偏東，不易收爲南北西藏所攝，故又說名東藏。但對於薩迦寺以西直到尼帕爾交界，則未見命名也。漢人多由西康進藏，所以觀念上覺着西藏是東西形的，多說康藏。在藏字上又多說前藏後藏。這種劃分，與西藏人的觀念正相符合，因爲西藏人，他們自己也多用康藏衛三名，從未聽見說過南藏北藏的名稱。不過他們所說的康，普通是指打箭鑪以西，直到拉薩附近之但達拉山爲界。南北着，則由雲南的邊界起，直到廓羅的北界爲止。衛意譯爲中，即是普通所說的前藏。東西着，自但達拉山，到崗巴拉山，大約不過一二十日的路程。南北着，則由山南——拉薩以南的地名——直到益薄，所說的藏，即普通所說的後藏，由崗巴拉以西，直到尼帕爾交界，藏人通名之曰後藏。分這樣三大段，亦不能完全包括西藏地界，因爲拏墟等處，藏人普通呼之爲賀巴，義即胡人，含有非衛人之意。拏墟以北的人，更不【二九】待說了。又帕克里以北，雖可說是後藏所管，帕克里以南，哲孟雄和布丹等地方，亦非普通所說的衛藏區域。故康藏衛三段，在普通的觀念上，也包不盡西藏的地方，我今把他劃成五塊來說，或者包括得稍爲周廣一點。這五處的民族生活與物產，至下再述。今略說說他的地形：西康的地方多屬山嶺，少有平原，間或有之，亦甚高寒，宜於遊牧，不宜耕種。然裏塘，巴塘，道孚，蘆鑪，甘孜諸縣，在西康要算最爲低暖的地方，除大麥菀荳而外，尚可種小麥，玉蜀黍，和蘿蔔等蔬菜。裏塘，巴塘，鄉城的路上，有很多松杉森林。道孚的松林口和甘孜河流的上游，也多係【三〇】森林的區域。唯交通太不便利，運費比木價高出幾倍，或幾十倍，故森林仍是森林，光地仍是光地。德格，昌都等處，盡是遊牧民族，荒山峻嶺比甘孜等處爲尤甚。西康北半邊，多是廓羅地界，那裏地高山矮，純系牧場，更無村居。拉薩以北的拏墟等處，亦與廓羅相似。前藏地界以內，山不很高，多屬平原，氣候較暖宜於耕種。兼有藏布江支流，可以引水灌溉，旱潦均易收穫，故是全藏中最富饒最繁盛的區域。後藏江孜，亦迦則等處，溫度與前藏相似，故亦可耕種，然亦迦則西面和北面，則又多屬牧場了。西藏南部哲孟雄和布丹，多

係溪谷，河兩岸的山上，盡是【三一】蔭綠的森林。這些地勢來的低濕，天氣也比康藏衛和暖，故他的穀產，也比較別處豐富，布丹地方且能生稻。拉薩市上的米，多屬布丹的土產，比喜瑪拉亞山以南的米，質要差些，但價也便宜。然布丹地方已是獨立，不屬西藏管轄，因為他的民族語文與西藏同，故我把牠劃入了西藏的版圖。

第三章 西藏歷史略談

一 本史略

西藏的歷史，在唐朝以前的，多不可考。因為西藏以前沒有文字，雖有許多的神話傳說，終屬渺茫荒誕，不可稽考。不過在唐以前，就有了衣食制度，和打仗用的盔甲弓箭刀槍等物。但是什麼時候發明的，或由何種民族傳來的，那可留給歷史家去考查。但西藏的青史上，說松贊崗薄王以前，還有三十一個國王。第一位名叫孃墀讚薄阿得，是從印度來的。西藏土人，見他從山而下，認為是天神，故奉以為王。這些王的年歷，是不可考的。到了三十二代的松贊【三二】崗薄，他纔令屯彌三補札往印度留學造字，并與內地發生很多關係，又是西藏佛教的創始者。故從他以後的歷史，略可稽考。以後又繼續的經過了五個國王，才到了大興佛教的赤松得讚王。傳說他的勢力，比松贊崗薄強大，他是唐玄宗天寶十四年登位，故他建立佛教的事情，當在肅宗和代宗的時代了。赤松以後，為牟尼讚薄，亦得松贊，墀惹巴瑾，此三王皆以佛法化世，對於佛教俱各有建樹。其後為朗達瑪，刺殺其兄，自篡王位，在武宗元年，大滅佛法。在位三年即被刺。其子囊得欽光即位，再傳拔匡讚，亦為民叛所殺，遂失王統。讚王有二子：一名吉祥積，遷往後藏稱王。二名日怙，避亂於俄日。此後子弟分強，遂成散王，相延七十八年，前藏拉薩，才有復興佛法的新運動。再過六十五年，當宋太宗七年那時，阿底峽尊者到藏，中興正法，他對於西藏滅法後一百四十餘年中的訛傳，大加整理。關於應廢應興之點，無不盡力提持。故阿底峽尊者，在西藏佛法復興中，佔有最高尚最重要的地位。與阿底峽尊者同時亦有其餘各派的興起，殆至明初，復有宗喀巴大師來整理一切。這幾派的歷史，現在再為敘述一下。

二 西藏佛教舊派史略

【三三】若就傳說而言，謂佛教未流入西藏之前，是已有漾緬國傳進的一種神教名曰「崩薄。」教法多係咒詛鬼神之術，並無若何的深理。其後受了佛教影響的關係，他們採仿佛經之教義，也就新編了不少的經論，宛同中國的道士一樣，竊取佛經《涅槃》而造《靈寶經》等是很多很多的。次至唐太宗的時候，文成公主及尼帕爾公主，下嫁西藏松贊崗薄王以後，由二位公主信仰佛法的因緣，西藏的王臣庶民，也觸發了尋求佛法的動機。傳說西藏的文字也就創造於這個時候，並且略有翻譯佛經的事實。但因信仰先有之神教派者的勢力強大，故未能大興正法。次於唐睿宗的時候，又有金城公主下嫁——公主之名未能詳考——誕一太子名赤松得讚，夙植善根，特乘大願而來。自太子時，便深信正法，志欲宏揚。惟因當朝有勢臣佐，信邪闢正的關係，雖懷大志，未敢暢言。既得王位，主宰全權，乃巧設方便，剪除奸黨，數數遣人至印度，迎請靜命菩薩與蓮華生大師等百餘法匠，建桑耶寺翻譯講述。未經數年，三藏俱備，此可見帝王勢力弘法之一班也。若有經像，而無僧伽，正法縱盛弘於當時，亦必遷滅於後世。——現在尼帕爾即因無僧的原故，徒有寺廟而無正法——國王有鑑於此，故請靜命菩薩，【三四】度有福智之七人受具。這是西藏人出家為僧伽之開始，次有藏王名墀惹巴瑾者，復將前王所譯之經論，編整其部數頁數標題列目，大加整理。對於出家之僧伽，信仰尤重，與寺廟以產業，施庶人以給事，令其安樂行道，師範人天。西藏早期的佛教，當以此為最盛時期。惟其王信敬軒隆，臣庶必起反感之心，奸賊相聚，謀殺其主，扶王弟名朗達瑪者就位。兇暴不仁，大滅正法，拆廟焚經，殺逐僧伽，時當唐武宗會昌元年，與內地佛教僧眾同遭厄運，可謂奇遇。其王未久，遂亦被刺，國亂法亡，庶民淪苦。久經苦亂之後，又起思治之心，故先曾略遇正法之人士，今值庶民樂法之要求，遂有偽造經論之事發生。後來新派的人批評舊派的經書不可信仰者，就是這個因緣。——舊派即俗說之紅教，新派即薩迦派，迦舉派，迦當派，格登派等——在郎達

瑪王滅法以前所宏之佛教，西藏原名舊派，漢人多稱紅教。在滅法以後重恢之佛教，西藏原名新派，漢人多稱黃教，似稍失真義。更有以宗喀巴大師派為黃教，餘派盡為紅教白教者，以服色而立名，更屬盲人摸象之談矣。

三 西藏佛教中興迦當派史略

【三五】西藏佛教經朗達瑪的摧殘，前後二藏遂無僧人之足跡。迄王被刺，政治又大起爭奪之變化，其幼子避亂於後藏探俄日地方，遂據之為王。連傳數代，皆信正法，惟因前法久滅，兼之邪說橫流，雖歡迎印度諸法匠來藏弘法，然終無偕大之成效。至趙宋時代，有王名智光者，聞阿底峽尊者之德望，便知非彼來藏加以整理，佛法難以中興。因此遂不惜身命資財，殷勤派人迎請。及至其姪菩提光居王位時，方將尊者迎接到藏。因受王請，遂造菩提道炬論，決擇顯密之宗要，辨別邪正之界牆。自是西藏之佛教大為一振。其論之大義：謂法乘之大小，是由各人之機宜而成，譬如小乘志願之人行施，其施仍是小乘法之施。其戒、忍、進、定、慧、及四無量等，莫不皆然。若有大乘志願之人，雖將一握食而施蟻給鴿，皆是大乘之施，此施即為成佛之資糧。其戒忍等更不待說。然人之根機大小，是由修習而成，非是無始傳來，便有固定不可改之種性而致。又說此種修習，是有次第的，不可超越的。假若躐等妄求，必不能生高上的功德。甚麼道理呢？機法不宜故。亦復失去低下之功德，甚麼緣故呢？自己未肯修習故。所以彼論的開端，使明三士之行相及次第。又說：若未厭離現法，定不希求後法利益。若專追求現世的衣食【三六】住和名利恭敬，尚不能入學佛人之數例，還談求出世法嗎？若不能真實厭患三有，定不能發生出離三有的決心。若無真實出離的決心，則專務於三界中來生的安樂，這種人尚不能名為趨向出世的人，怎能說他是菩薩呢？又若不能真實犧牲自己的一切安樂，而勤饒益一切有情者，這種人定不能發大菩提心。若不能發大菩提心，定非菩薩。若非菩薩，任修何種善法，皆不是成佛的資糧，也不是菩薩的正行。故對上士發心之法門，廣為開示決擇。又發心以後，若不隨學菩提正行，或僅學習他種邪行者，定不能成滿菩提資糧，定無現證菩提之理。因為積集資糧的正行，是以利衆生為要務的。欲想利生的大士，必須先知衆生的根行。若無通力，觀機說法，縱灰身焚心而利他，究屬為利為害？俱無決定之判斷。等於闇裏射箭，難期中的。故於開示發心之後，次則詳明修行之正軌，并修正觀之法要。又明顯教雖可成佛，然終未若密法之速利。雖有多種密法，決非常人之所能行，亦有非出家比丘之所宜學者。倘非其機，而修其法，猶如兔隨獅躍，徒自取其死耳。審細決擇初機學習密法之利弊，打死初機人偷便宜和取巧居奇之心理，是為此論最勝之特點。又明如來之一切言教，皆為饒益有情而說，由有情【三七】之機宜差殊不同，故如來之言教，淺深有異。然總結而論，皆是從最低之有情，漸次引導而入成佛之大道。故一切語佛，皆是可修及必須修之教授，並無一法是我應捨，及非應修。故此派之名，謂之迦當「迦」譯佛語「當」譯教授，迦當即佛語教授也。在宋元兩朝之間，西藏中興之佛法，要以此派為最盛的教派了。

四 西藏佛教中興薩迦派史略

這一派的初祖，傳為印度那爛陀寺護法菩薩，謂此菩薩外宏唯識，內修歡喜金剛之二種次第，得密部所說相應相的時候，使借飲酒之譏，離寺隱山，專一修造，即身而現證無上菩提。次將彼部之教授，傳與尼帕爾龐亭兄弟，由彼傳授西藏綽摩大譯師。譯師在後藏雖廣傳數位高足，但教授之結晶，咸授於薩迦派初祖喜慶藏。此師亦生於宋時，較阿底峽尊者到藏稍晚。此下三傳而至慶喜幢大師，即元世祖奉請來華弘法之薩迦四祖。此師在華數載，即示滅度。元帝便拜其姪慧幢大師為國師，是為薩迦之第五祖也。——中國書中多名發思巴大師——這派所宏者，顯密皆俱，密法雖總宏一切，而以歡喜金剛法為特傳。顯教則俱舍，戒律，【三八】因明，唯識，中觀皆極完備。尤以第四祖慶喜幢大師廣造衆論，破斥舊派之偽弊，及當時之盲修邪說等最為有力，如來正法賴彼住持。乃至宗喀巴大師未出世以前，要以此派為西藏佛教之中流砥柱。此派修行之次第，重在先顯後密，尤以別解脫戒律而為基礎。大致與菩提道次第所說者相仿。惟因後代學者，多起偷巧心理，棄捨祖教，邁顯專密，呵戒為小，其流弊現象，又與舊派相去不遠了。

五 西藏佛教中興迦舉派史略

此派亦起自宋朝，有名嘛巴譯師者，幼性剛強，懿志超拔，先從綽摩譯師略問法要，練習梵文，自覺在藏學習，終不若親臨聖地，參訪明師為快，故約一二同志，結伴前往。先在尼帕爾暫住，略習熱帶地方之氣候生活，再進天竺，徧參耆德。特從止迦摩羅希羅寺之上座，拏嚩巴大師總學諸部法要，別習無上密部歡喜金剛之法。再由師長介紹，依智足大師學習無上瑜伽父部集密大法。又從姑姑日巴大師，學習母部，大幻網法。更依拏嚩及彌勒二師，深練修習之經驗次第。次回藏地，廣弘密法，唯對於顯教，未為闡揚。稍宏之後，又往印度，正當阿底峽尊【三九】者來藏，傳說他們相遇於途中。此師所傳雖有四大弟子，各擅專長，然其最圓滿領受師長之法味者，要算西藏最有名即身成就之彌拉日巴大師。彌拉大師俗為後藏俄日生人，幼時喪父，產業盡被他堂叔及堂姑侵奪去了。漂零孤苦，實難言喻。由母教其往前藏學習誅暴及降雹之方法，一次曾誅二十餘人，雹打秋穀，令籽粒無獲。後自悔而深畏業果，憶念無常，乃投依嘛巴大師之門下，志求了脫生死，速成正覺之佛法。師觀弟子，原屬大機，令受九番大苦，淨治罪業。次乃盡傳歡喜金剛，集密金剛，及勝樂金剛等教授，令其入山深修，隱十餘年，證大悉地。其教授弟子，多以歌唱而演法義，聞法之後，即重實行，所化弟子，難以量計。西藏佛教，乃至末法，猶能注重依師及實行者，即多因此派影響之力。唯因注重師訓，其輕視經教之弊，亦緣之而生。又因專修密法之故，亦蔑視戒律而不守持。後時薩迦四祖及宗喀巴大師之所破斥者，亦多指此派的末流和舊派而立言。

六 復興西藏佛教新迦當派史略

西藏佛教自唐至元，凡數百年，其興廢變遷之潮汐，起沒非一。諸講論者，多無切實之行【四〇】持。其修行者，又多盲無聞慧。學顯教者，則專務大乘無霸之行。樂密法者，尤以蠟等為能事淨戒律儀，棄如糠粃，僧伽羯摩，全無見聞。爾時有宗喀巴大師者應運而出，多聞實行，慎重戒律，依據阿底峽尊者之教授，若顯若密皆建立修行一定之程序，堵絕學者圖便宜之偷心。西藏佛教由是又為之一振，遂形成今日威聲赫赫之黃教派了。

其建立顯教之行者，謂總一切經論，其所為獲得之目的，要之不出二事：一令眾生離過，一令眾生生德。其過可分三類：一諸非福業，能令墮諸惡趣；二有漏衆善皆不順涅槃；三自私之心理，能障菩薩大心。離彼三過，便能不墮惡趣，不受流轉，不滯小乘。令所生之德，可分二類：一未出世者，即增上生法；二出世間者，即決定勝法。後又分二：一唯自一人解脫生死；二令一切有情證大菩提。令衆生離惡趣生善趣者，即修十善五戒等人天乘善法而足，故非佛說法之真實目的，其目的在令有情永出生死及成佛耳。為成辦此故，略有三種法要：謂出離心，菩提心，真空見。若無出離心者，定不能出生死輪轉，自不願出故。若無菩提心者，定不能成佛，未入菩薩數故。若無真空見者，

決定不能斷除二障現證二空，以無真實義愚之真對治故。又若【四一】無出離心者，定不能發大菩提心，以自未厭三界流轉，決定不想度脫他故。又若不知苦者，定不能發真出離心，以未知苦，定不厭患，不厭患者，定不捨離故。又能知三界之微細行苦者，定須先知三惡趣之粗重苦苦。能畏三惡趣之苦者，定須先知人死亦可墮落其中。能畏墮落者，必須先知人壽無常及死期無定，能愛時光。恐死沒者，必須能知人身利益及難得也。能修正法證得樂果者，應先知我輩，下至減一過失，生一功德，皆賴善知識誨導之力。即就世間庸常工作，若無前賢之教導，尚難成辦，況從未見聞之出世法乎？故一切功德之根本，最初即應依善知識，其他進修人身利大難得，壽量無常，及三惡趣苦等，由此能令發生粗分畏苦之心。由畏苦故，便思能解脫能救護之方便，然此方便絕非神權或人等之可能，要須自己之防惡修善，方能脫離。然此防惡修善之法，由誰能說之，及誰能行之耶？厥惟如來自證自說，及唯佛徒乃依佛行，故此三寶，乃真能救護眾生之歸依處。次觀三界同一火宅，其苦之源，為煩惱及業，即由斯二事，便令眾生常迴轉於大苦輪中永無休期。唯有滅除苦集，乃為安樂，其能滅除者，唯有三學，依此實行，便能解脫生死，永斷苦種。再進觀一切有情，其心念相續，從無際際，惑業【四二】所漂，遊遍三界。其所經之胎卵二生，定蒙父母之慈悲惠育，乃得生全。故一切有情，皆是自己之多生父母，而且恩德深厚。為欲酬報父母恩故，必須為其除苦與樂。欲想成辦如此偉大之誓願責任故，除成佛而外莫之能達。故依慈悲之根本，便能發生為利有情之大菩提心，依此心故廣修諸行，圓滿福智二種資糧，由此乃能現證正等覺也。

即以此次第故，總括大小乘一切經論之所詮，罄無所餘。譬如戒律，廣明苾芻之開遮持犯等相，即是出離三界之方便所攝。俱舍之廣明生死還滅，總別因果等，即是中士道之總相所攝。大般若經中觀論及現觀莊嚴論等，即是廣明菩薩之總行及真空正見。其餘之宣說諸佛菩薩功德事業等之經論，即是明歸依三寶及發菩提心之境。故總三藏之一切大小乘經典，悉皆歸入此大菩提道次第之中，亦即明一切經論，皆是成佛之真正教授，更不容無知淺學之後學超次躐等妄行取捨執一而誇百也。

其建立密法之次第者，謂凡學密法者，必先完成菩提心以前如上所說之功德，若無此德，則無入密法之基礎。次須依止具足德相之大阿闍黎，受圓滿灌頂，未得大灌頂尚不得聞【四三】密法之教義，況云起修次於灌頂時所受之三昧耶及別解脫律儀，須嚴謹守護，若不持戒尚不能得人天善趣，況云成佛，已能嚴謹持淨戒者，次須精研密法之真實義，不爾則徒修假相之儀軌，終無現證真實之希望。通達實義之後，猶須勇猛恆常，勤修生起次第之法，以未成本尊相應之勝三摩地，縱然妄修息脈空點及光明等定，終久是不得生起。如已善修生起次第者，次當進修圓滿次第。若無幻身及光明定等，以證佛果之色法二身，唯修本尊行相之三摩地，仍無所成故。其密部之經論儀軌，唯詮此義而無餘。故一切密法，皆有決定之法則及次第，凡無定則，及超越等次之傳述，皆非清淨之密法，亦可知矣。宗喀巴大師雖對於顯密二教，俱與以有次第有條理之整頓，然佛法能久住至今而不晦者，尤以其重視戒律，及學行相應為最有力。

七 附談西藏佛教興衰原因

總觀上述之略史，可見除國王等人力宏揚或摧殘之外，其興衰之變化，略具有三種原因：一重不重戒律，二樂不樂如教實行，三能不能依次而行。凡某一派之興也，其初必以嚴持【四四】戒律而為基礎，其次須依師教授，身體力行而求實證，再次更不可躐等而求速成，惟當恆常一步一步的依次實行，乃能發生實益。由得實益故，乃能將佛法開示，建立，住持久遠也。又任何某一教派之衰也，皆因輕戒律為小乘，或因徒有講說而不事修行，或因修持不循正軌而偷巧取近，漸令法無全法，道無完道，或摘頭，或切尾，傳一咒，持一名，用此殘字而替襲大法，以致三藏靈文，全同廢紙，或定慧二學，都成虛言，由是而令法幢摧，慧炬滅。如是摧滅，是在先建之不美乎？抑後學不能奉行之所致歟？我輩欲建立佛教，欲住持佛教，欲弘護佛教者，願審思而慎擇焉！餘如寺廟規模，僧數多寡，服裝紅黃，經費窘裕，對於佛教之興衰，吾覺猶在其次，其政教合一與否，余覺其更為次之。

八 中國與西藏關係史略

依傳記上傳說，藏王松讚崗薄，曾擾亂過中國的邊境多次，隋唐諸帝，把他沒法收拾，後來為取和好起見，唐太宗十五年歲次辛丑，就把文成公主下嫁吐蕃。這時候松讚崗薄，究竟有多大年歲尚須待攷。次有赤得諸頓王者，也專以侵擾邊土為能事，唐睿宗三年歲次丁亥；【四五】又把金城公主嫁他，才算得調和的結果。其後不久，西藏鬧了內亂，他們自己尚且不能安靜，那裏還能夠來擾亂我們的邊疆？故唐代以後，在歷史上，便見不到漢藏戰爭的血史了。直到元世祖侵佔了中原的時候，才迎請薩迦派四祖慶喜幢來華宏法。他後來拜薩迦五祖國師，受了許多密法的灌頂和教授，就用西藏的版圖，一點一點地割奉給薩迦五祖，作為酬謝品。故在元朝的時候，薩迦派就正式作了西藏的國王，雙管教政了。但是他們傳了不久，就被迦舉派的后裔奪了去，迦舉派的祖師們也作了元朝的國師。到明朝的時候，迦舉派的后裔也失了王權，就由第三代達賴代任，此後由明而清而中華民國，西藏的全權，皆是達賴管理。明清兩代，漢藏的關係比元朝還密切，尤其是乾隆以後，中國的帝王，便成了西藏的帝王，直到民國初年，藏人逐漢兵出境，乃失了漢藏的和好。中間的一切細故，現在也不及詳述了。

第四章 西藏民族

一 民族性

【四六】西藏民族，有城市，鄉村，經商，游牧等不同。這些民族，最初的秉性為同為異，皆難稽考。唯就現代我所見而談，他們因為環境不同的關係，性情也隨之差異了。比如在城市居住的，較在鄉村散住的，性情要狡猾幾十倍。經商的比游牧的，更要狡猾到幾百倍了。村居的亦比游牧的奸詐，經商的亦必奸詐於普通城市及鄉居的。其最好詐狡猾，莫過於當局的政客。其最純樸質直的，莫過於荒原的牧族。民族性，原是本來平等，只因為接觸環境不同的關係，造成了這種畸形怪狀。我只拿一件事來作譬喻，便可證明一切了。我初到西康的時候，認識了一位朋友，他是廓羅的游牧氏族，秉性非常忠厚，富有膽量，剛毅誠信，無論大小事拜託他，他都是很熱心的代你作，絕無怯弱，亦絕無遲誤，而且還很真誠，並無於中取利的心理和行為。這不是一位天性純樸的唯一好友嗎？可是到了拉薩之後，他的生活就要靠着謀利而維持了。他的同鄉們，初到拉薩的時候，當然比鄉裏的媽媽進城，還要慌亂的多。他們對於拉薩市上的銀價和物價，一概是個混沌莫分的世界，見着街上或店裏所擺的那些東西，更是看的五花迷離，認不清楚甚麼是甚麼？更不知道那些作什麼用。手中有幾個錢，只是見物就要買。【四七】所以他們自己去買東西，定要捱拉薩街上擺攤婦女的竹槓子。多捱了幾次，或捱的輕重的不同，他們纔知道捱了竹槓子，這才想起設法來救治。其救治唯一的妙法，就是找個同鄉熟人，陪着他上街買東西。但是他們的秉性，素常多疑，無論多熟的人，他總難以完全相信。一方面他要托你求你，一方面又疑你怕你，所以只能請人相陪，不能全托你買。假設你代他作主買了，他還興疑你也買貴了，甚至還興抱怨你。故覺着他們這種人實在好笑。他們有時候求着我的那位朋友，他最初也還很忠誠的去幫着他們買東西，不賺他們的錢。後來久而久之的找他的多了，事情也覺着太繁，而且還有時候障礙他自己的生計。他被這種環境一逼，便逼的他心理上起了一種變化作用。他就在這幫人買東西的上頭，作了一種於中取利的生活。其方法，就是他帶着一般同鄉，無論走進那一家店裏，他使用很流利的拉薩語，先與店主定下一種條約，在幾分中抽幾為中人利。店主當然沒有什麼，羊毛總是出在羊身上，只要買賣成功，那是很歡迎的。他這樣過了些時，與拉薩全市上的舖店，差不多全有了認識，都知道他是一位代賣人，也就是各商店不花錢的跑街伙計，人家都很敬重他和信任他，他又【四八】得尺進丈的出了新鮮花樣，先往商店裏把東西拿來，談好定價，賣多了是他的，賣不了便將原物退還，無形中又成了各商店的代銷處。他對同鄉們，說是他已經買妥自己用的，質料是如何好，工藝是如何精，價錢雖高，也算是很廉的。他那同鄉們的心理，總是覺着自己買的貴，別人買的便宜。如今他這一稱美，凡有錢想買這類東西的人，都生羨慕和愛著的心，就要設法照他說的原價把這件東西買到手裏。他最初還假裝不肯，廓羅人的皮氣，是你越不賣，他越要買，後來經多數同鄉從中說人情，他才慢慢地答應讓出去，又有面子又賺錢。他真算是本地人會收拾本地人，他把同鄉的秉性摸的那樣清

楚，我常在旁邊咋舌稱奇！我實在佩服他能幹，我也實在覺着他變化的太快。他先是那樣純樸忠誠的一個游牧民族，到拉薩還不滿三年，就學得這樣奸詐狡猾，這豈不猶這豈不是環境造成的明證嗎？

總括一句來說，西藏民族，性情剛復，勇敢果斷，對生人疑惑觀望，熟識後則信任可托。天性忠誠，純潔可愛的，尤以游牧民族為勝。當局諸人，雖亦秉賦相同，多具宗教信仰，然因環境的驅使，心理與手段，皆盡其奸詐之能事。因其秉賦和宗教信仰的關係，對於處理寺院等事，【四九】尚屬誠實熱心。惟對於民間訟事，必飽吃賂賄，而後判斷。故西藏之訟事，往往延至數年而不決，原告被告，皆至不可支持而自悔。這種奇怪現象，固然是西藏所特有。不過像西藏那種強暴民族，正要如此，才能免却許多的爭訟。況且西藏民族，多保持其原始狀態，崇拜帝王，服從上司，忍耐壓迫，欺侮弱小，貪圖小利，不顧大體，知識簡陋，易受愚弄，見財與喜，性好劫掠，抵抗冰雪，堅忍艱苦，愛羣集衆，衝鋒敢前，大有視死如歸的氣概！這都是西藏民族的特殊精神。

二 家庭

西藏民族，因為地理和出產的關係，便分了務農與游牧的兩種。因他們出產不足自給和多益求多的關係，又有常年在外的商人。因為他們的政教，也是人管理，他們的治安，也是人保護的關係，故有統理全藏的當局，和各處的散官。散官之中，又有直屬西藏當局的和不屬西藏當局的管理，自霸一方的土司們。西藏當局為保衛領土的關係，也在直屬的民間，徵集幾萬人為軍，這些人的生活階級，我現在略略的分述他一下：——

務農的民族，多係居於谿谷之中，他們的貧富，也不一樣，多數是很窮的那些貧窮的家【五〇】庭，多是一雙父母守着幾個孩子，忙的時候，去聽差工作，閒的時候，種幾畝田，拾點柴糞，或是給大商家作傭人。稍為有點錢的，做些買賣，維持生活。他們那種家庭，便是很苦的一個牢獄，他那妻子們，便是互相繫縛的一付軟鎖。那些富饒的家庭，十有八九是多夫制度，凡一大戶，必附屬着許多小家為他的佃戶或傭人。大戶多是商人，兄弟之中，必不全在家中死守，總有幾個常年在外交商或全出外。家中只留一般婦女看守管理。

游牧的民族，居處是無定的，夏秋季多是遷在高原，冬春必是降在低處。他那種家庭，連房子都沒有，就是用牛毛，撚成燈草粗細的黑線，織成一種尺許寬丈餘長的帳幔原料，綴攏來做成半毛帳幕。一家無論人口多少，晚間都混雜着住在一處。大戶有數十人的，小戶有四五人的。然亦多是多夫一妻制，多妻者必分家，制度如下說。女子很多招婿入贅以繼承家業。非但游牧民族如是，即農商軍政，乃至西藏當局的偉人家庭，也多有這樣的。

商人有兩類：一坐地為商者，其家庭或農，或牧，或專以經商為業。家中當然也是蓄妻或私姘，生幾個孩子了。出外經商的，多層富人，本鄉固有他原來的家庭，但在外既久，也不免另【五一】找個妻室，他手下也要養活一般用人，住一所房子。在未與本來的家庭發生糾紛之前，兩個家庭仍是一個家庭，在發生糾紛之後，大多數化成兩種家庭，才能解決。又西藏婦女。性寡羞恥，一妻固可嫁多夫，就再找上幾個情人，或勾搭幾個下人，那也是很平常的事。尤其是處女在家生養私兒，家庭中全無半點責罪和懲誡。我聽說日本也有這種風氣，未知確否。

西藏軍人，雖屬徵集，但是富戶人家，多是用錢僱人替代。故軍人多是窮民，他原來的家庭如何，我難以了知，但臨時的家庭，多是在駐紮的地方，勾搭一個同類的婦女，覓一間很鄙陋的土屋居住，這就是軍人的家庭。

土司的家庭，便是一種小規模皇帝的家庭，一切事情，皆由他自專。土司男女都有，在他屬下的百姓，就如像他家裏的羔羊。他忙的時候，田地是叫百姓去耕耘，去播種，去刈草，去收穫。如其百命有一次未到，也要受很重大的處罰。他家庭的用人，也是百姓輪流當差。他自己家中的男女老幼，多不問事。管理財產和判斷民訟，也多是在百姓中選幾家作頭腦的來辦。實在大的事情發生，土司乃來自辦。故他手下的管家，往往掌握大權，土司反成個有名無實【五二】的傀儡。西康一帶的土司，多是如是。也有幾家能幹的，自專一切，但這是例外的。

散官有兩種：一是出家人任的，他那個家庭，就談不上家庭，用上幾個用人，辦理一點公事，下餘的時間，或是誦經，念佛，或是登高，臨溪，人既不多，用費也小，無論到

那裏爲官，總有幾間空房子給他住，將任一卸，依然空人一個，也有找到錢的，買幾間房子住，或更請人作一點生意的，那都是做繭自縛的事情，我在西藏見的很多。二是在家人任的，這種在家散官，其家必有相當的根底，或是老輩做過大官，或是家中財產很富，方可得到這種委任。他的家庭便是大官或大官相等的家庭，他任上的家庭，也不過帶上一位妻子，多養幾個下人罷了。

至於西藏當局偉人的家庭，那種氣派就很大。因爲西藏的制度，凡是做大官的，政府必須給他一處大公館，和幾十頃田地，帶着一方的百姓。他的公館裏頭，必養着太太，少爺，少奶，和小姐們，他們還須使用許多下人。管財物的另須用幾個管家，管產業的亦須一般莊頭。老爺若是出外任事，家中就以管家和莊主爲最有權，故這兩種職位，多是用兄弟行或知己的親眷任的。西藏的女權很高，男子往往受女人的限制。若是招贅之婿，常有被女人驅逐而另【五三】找丈夫的。在西康爲尤甚。又西藏民族，階級觀念甚強，若是上等家庭的子弟，與下等民戶的婦女苟合，其族里親眷皆認爲很醜，好似玷污了門庭一樣。但是上等家庭的婦女，與下等民族的男子苟合，那鄙視的心理，就沒有那樣重大。若是大戶與大戶私通，甚至合爲一個家庭，或侵佔某一個家庭。也是西藏當局中人常有的事，最近還見得到好幾家呢！

順便說說他們分家的制度；當局大官如何分家，我未見過，聽說也是經親友們作中人，把正房的產業或財物，撥出一份給被分出者爲生活費罷了。農人分家，是把莊宅地土，都要分開的。商人分家，多是分貨物和賬目。唯有游牧分家，牛馬羊犬，以及帳幕鍋桶，皆見分析。甚至平時所積的燃料牛糞，也要平均分給的。若是父母在世，後輩分房的，那就多由父母隨便給他一個帳幕，幾頭牛羊便足，少有競爭的。至於游牧子弟中，或有已經成人而死，其家人多有把他所應得的財產，拿來作超度功德。這在廓羅一帶尤盛。但在拉薩的人民，則死一個少一個，就用錢代他修福，那也是有限的事，絕無把他所應得的，完全用去之理，這也是城市人與游牧人心理的差別。又分家的原因，由一人娶一妻所致，他們的共妻制度既然很普遍，【五四】故分家的事情也是絕無僅有的了！

三 生活

談到生活，便是說西藏民族，日常作事和享用，這也須按着家庭來說：我先記述下一個西藏務農的大戶，他家裏有老母一，兄弟二，媳婦一，姊妹三，小孩三，僕役七八，常時誦經的喇嘛二人。他家不但務農，也養着幾頭牦牛，搆乳取酥。他的住宅，好像一座碉堡，外牆四周相連，在一方開大門，屋係兩層樓，周圍皆屋，窗戶內向，院中有橫豎房各一排，院形成一田字。凡四小院。屋上爲平頂，即秋季打麥的場所。長子持家務，次子營商，掌持庫藏的即其新婦。姊妹亦頗有權。老母則飽食終日，或誦瑪尼，或弄孫自娛晚景罷了。管束僕役即由其大姊，他的性情非常粗暴，恆見鞭撻下人。二姊忠實，助婢婦整理厨中事，幼姊閑逸無事時，多在佛堂誦經。我在他家寄居數月，見他們每日早晨天尚未亮，婢婦即將茶煮沸，分灌各壺，分送各處，下面安一火缸，上覆以舊布類，保持茶的熱度。次便聞其大姊在庭中，喚諸僕役令起飲茶。同時亦聽見樓下拴牛處，有人在搆乳。我是出家人，亦即起床洗面漱口，次坐本位，慢慢地飲茶誦經。隔壁【五五】護法殿中的喇嘛，亦慢慢作聲了。年幼的僕人，飲茶數碗食糌粍——大麥炒粉——一碗，即下樓將牛趕出放牧。年長的僕人，飲茶清理院中一切瑣事，女婢即將牛糞等，揉爲餅形貼諸牆上，乾時取作燃料。再次便見兄弟姊妹等聚在一屋飲茶談心，但茶壺各飲各的不同，糌粍則同取於一盒。蓋西藏民族，待遇極不平等，一家人所飲的蟹茶，要分數等，即打茶的酥油，亦分鮮陳和多寡。所食的糌粍，更有最大的區別，主人所食，係白大麥，淨洗後炒磨，亦爲招待上等客人的用品。其次即黑大麥，不加洗擇——麥中多雜石砂——炒磨。家中普通人所食用，亦爲招待通常客人的用品。再次即菴荳與大麥混合的糌粍，這是婢婦的食用。還有純菴荳鈞糌粍，亦僕婢食糧，兼施乞丐。他們家庭中，係分食制度，每至天亮，僕人便將各處的糌粍器，收集於庫房門前，由其媳婦，按照各人的品位，裝足一日所食的糌粍，酥油亦如此分給。再由僕人分送原處。在冬閑的時候，僕人隨便作些零碎事，或撚點毛繩，婢婦則撚毛線織毛布，以作僕役的衣料。男僕亦多能縫衣，女婢反不如。他們的茶是一天在喝，這是他們的一種習慣性。到將午的時候，又吃一頓糌粍，這與早上不同。西康的規矩，早上多是舐些乾糌粍，或拌些【五六】稀糌粍，吃點了事。午餐則須擺些佐

食品，或鮮肉，乾肉，乳餅，及他種菜蔬不等。有午餐不吃糌粑，而改吃包子的，這也是他們的新鮮花樣。沒有事午後還是談天或竄門而已。到夕陽西下的時候，牧童把牛羊趕回，婢婦們又忙着去搗乳，乳集多了就注在個大木桶內，用一柄長木亂搗而凝酥，或注於皮袋，或注於瓦製的取酥器中，令其在地下亂滾而凝酥。酥取出後的奶渣或造酪，或造乾奶渣子，或飲諸小牛，皆無一定。到晚上九點或十點睡覺，這是他們的通常的生活。到二三月間開凍的時候。他們便漸漸地忙起來，早上纔起身，便有一僕人，高昇在屋頂上，遙呼散居的佃戶，按次序派人來給地主盡義務的耕田，這個戶的飲食，就由地主供給，但是也有限制，不能吃的太多。早茶後便齊往地中耕耘，各地耕遍後，也就到了播種的時期，他們播種，多由婦人，尤多屬家主，在這家便是他大姊及三妹的事情。播種的方式，仍由牛拉犁在前耕一大溝，播種人即在後面播種，耕回時便將前溝埋沒，另成新溝，種亦隨後另播，將種播完以後，這又是他們休息的期間了。多選擇這個當兒，預備食料及磨糌粑等。到了五六月間，苗長尺許，野草雜生，他們又要忙着拔草，但這種工作，多屬婦人，每早又登屋呼召各佃【五七】戶的婦女，來代地主盡義務做拔草的工作。若是地多人少，每年僅拔一次，若人多地少，則每年多拔兩次。這時候全家的婦人，皆忙着參加或監督。拔草時期過後，他們又該休息了。有錢的大戶，多在此期中，請佃戶要青草坪，吃好的，喝好的，並接親友來耍。順便檢查各佃戶的壯健和武備，時間或三日五日，則無定規，亦有跑馬唱戲延至月餘的，這要是算他們最快樂最恬逸的歡會了。秋季麥熟，佃戶又須先代地主收割，侵晨即起，取其夜間的潮潤，麥不易落粒。日正午時，亦多休息，午後又繼續工作。割麥的工作男女皆參加，期速收穫，以免雹害。因藏地秋季多雹災，麥黃時際尤甚。故藏人說降雹，係大力鬼神所為，降雹摧殘麥豆，即收取其精氣。麥割好後，搬置屋頂，待晒乾後，再用人工捶打，風颳既淨，然後儲藏。這時必須賞賜佃戶，共飲食數日，以慶豐年。大戶農家，既如上述，小戶農民，多係耕種他人的土地，凡事皆須先代主勞，以後方能自己工作。若家有多人，則可分任工作，飲食生活，雖無大家煩瑣，然亦紛異異常。

游牧民族的生活，我再記述西康的一個大戶，計有老夫婦二人，兄弟三人，一人出家，二人守家。一個媳婦，兄弟相共。姊妹二人，一已出嫁。孩童四個，僕婢十餘人。牝牛有百餘頭，牝牛【五八】六百餘頭，羊一萬五千餘隻，馬有十餘匹，蠻狗五條。牛毛帳幕三座，帳幕大的，豎約兩丈，橫約三丈，其內兩頭豎着兩根木桿撐持，上有一條很粗的牛毛繩牽扯，拖在帳幕外邊很遠的地上釘住，帳外更用木杆支其繩。這根繩要算這座帳幕上最主要的分子了。在帳幕的四周上緣，還用許多的牛毛繩牽扯，每繩皆用一根木杆撐持，繩端釘於兩三丈以外的地上。帳幕頂上開一天窗，長齊帳頂之量，寬約尺許。此窗作出烟用，亦作透光用，全帳唯此一窗，閉則暗不辨物。其上另用一條毛織帳料為窗簾，縫住一邊，另一邊拴上幾條細毛繩，早起鬆其繩用杖推開，晚間用手牽繩關閉，有大風雨時，亦多閉之帳，幕的一頭留，一隙不縫為門，但門之兩邊必多加幾幅，以便交錯關閉。帳幕的下緣，亦用木楔釘於地下，或用鐵釘及牛羊角。幕內周圍，用石土砌為矮牆，其上堆積皮袋數層，空隙皆用牛糞泥塗閉以避風塵，袋內即所蓄之存糧，為大麥豌豆和乾乳之類，共約二百餘袋。袋上又堆積鞍韉等用具，及乾肉等。帳幕的當中，砌一長丈許寬四尺許之大灶，一排安三口大鍋。還有幾個小洞夾雜其間，可坐茶壺及瓦缸等。灶之右邊——進門向左——係主人的地位，媳婦及婢女等皆在那裏作事情，所用的茶桶【五九】水桶，取酥器，裝乳器，和些碗罐零碎用品也都放在那裏。灶的左邊——進門向右——是為客位。盡頭處挨着後牆，橫擺着一排坐墊，挨着左牆也擺着一排坐墊，墊前擺着一排矮桌，這便是客位了。盡頭處設着個佛桌，高與人齊，上面供着幾尊佛像，佛前供列着水盃和酥油燈，念經所用的鈴鼓也都陳擺在上面。另兩個帳幕，形式略小，外面的撐持法與前一樣，內中的陳設大致相同，惟沒有那個大灶，四周的矮牆上，也堆着許多東西。一座是用人們住的，一座裏面很清潔，請了十幾位喇嘛在那裏誦經。當中的盡頭處設了個佛桌，上面的佛龕中，供奉着幾尊古銅佛像，和新造的十幾尊鍍金佛像。龕前桌上，陳列着一排炒麵作的供品，上面貼着許多五顏六色的酥油花。供品的前面，橫着幾排八供盃，八供前還供着幾行紅花淨水和三大盞酥油燈，佛龕兩邊的墊子上坐着那些喇嘛，一次我也在內。他們知道我是漢僧輕易不替人誦經的，這次是人情所致，所以他們對我是格外的很客氣。我們是早七八點的時候去的，他們全家都遠遠的出來迎接。這是夏天，地上的小草，長的和—領大青栽絨毯一樣，上面還開着許多燦爛的野花，早上還有點露水沾在草葉上，被初上山的陽光一照，宛如一個【六〇】大青花毯上散了一大遍珍珠翡翠，看了非常

的可愛。他家那幾條大蠻狗，遠遠地看見人來，便汪汪的狂吠，身子也用盡平生之力，與那根粗毛繩在拚死拚活的扯。他家的老父穿着一件沒掛面子的皮襖，可是縫了一圈藍布邊，那皮襖若放開，可以包裹住三四個人，長量也有四五尺。他們穿長衣的方法，先把皮襖的領子頂在頭上，將兩手從寬大的袖中伸出，再把皮襖的下半身用力提起，令下緣齊膝或齊膝下寸許，橫把腰帶繫緊，再將上半身皮襖攤下，周圍便堆成了一個大口袋，可以裝蓄平常所用的一切東西，甚至裝進兩隻羔羊，也不見其脹大。他們的習慣，是露出右臂來做事。但是看見可恭敬的人的時候，就把右袖從背後右肩上披過，搭下胸前，遮住右臂，躬腰吐舌，并用右手牽扯其髮辮，這就是很恭敬的禮貌了。初到的時候，老母就去喝止那幾隻蠻狗，兩個兒子也跟着父親迎接，媳婦和妹子，把帳幕的門子撩開，讓我們進內，大大小小，四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也在我們周圍轉，尤其那個第二的孩子，大約七八歲光景，非常活潑，討人喜歡。有兩三個僕婢，忙着給我們做茶，預備糌粑和油餛子。我【六一】家常話，問了問牛羊的數，跟着就去誦經。不多一會，他們預備了食品來大家飽餐痛飲了一陣，又繼續着誦經。午餐辦的很豐富，就是沒有蔬菜，我又不吃肉，便吃了些酥油黃糖奶渣混合的糕點和糌粑。飯後到帳外草坪上遊戲了一會，我就把那幾個孩子叫來談天，我問他們出不出家。他們說大的不出家，小的皆願意出家。問他為什麼要出家，他們便無話可答了。大人從旁邊教着說，出家好學經，好修行，好宏法利生，出生死成佛等等。但他們年紀幼，與我又很生，不好意思學大人說的話來答覆，只是微笑。這樣耍了一會又去誦經，他們也去各忙各的事。到天晚的時候，牧牛的先回來了，牦牛趕向一處去拴起，牦牛令拴在帳門前的空地上，先把用人住的帳幕中的小牛犢子放出幾個來，令他先吃幾口乳，後仍把他拴起，就搆起乳來。將這幾頭搆完了後——也留些給犢子吃——放開犢子去吃。又從帳幕中放出幾個，搆乳的方式如前。待將有乳的牦牛都搆完後，纔一起拴好。羊回來了，也是把母羊牽在一處，先令羔羊吃點乳，再搆取羊乳。依他們說羊乳比牛乳還好吃，我沒吃過。羊乳造的酪，確是比牛乳酪好吃些。他們搆乳，約須兩點鐘方能完。夜間便在那裏搖起酥來。我們在晚飯後還要誦【六二】一回經，約在八九點鐘纔完。他們待客很周到，在誦經休息的時候，就要來問茶的好醜，可不可以喝，陪着談些閒話，晚上他們父子三個，和那四個孩子都來陪談，叫我講些內地的故事，或現事給他們聽。我的話筭一開就關不住，常談到十一二點鐘纔睡，大家都聽得有趣，他們婦女們也都在帳外偷聽，我最初不知道，有一晚上我講了個笑話，把他們笑的在地上打滾，外面也笑個死去活來，我纔知道他們都在那裏偷聽了。每日的早上，天還未亮，他們便把牧牛羊的用人喊起來吃茶。婢女及媳婦，皆起來搆牛乳，也有人在給我們預備酥茶。到天亮的時候，乳搆完了，牛羊上山去吃草，犢子羔羊也拴在附近放牧。我們起來盥漱完了誦經吃茶，媳婦和婢女們，就把一夜間的牛糞，揉成一餅一餅的擺在地上，以備曬乾作燃料。羊糞也須清理到一處去晒。這樣忙一兩點鐘，纔能完事。到了九十點鐘的時候，牛被乳脹的痛，都回來了。站在帳幕附近的草地上叫，這時又要搆乳一次。他們那裏地質多鹽，牛吃了很易長乳，他們說是土質，肥夏秋間每日搆三次乳，冬春無肥草時每日搆兩次，牛也並不瘦。別處夏秋只搆兩次，冬春只搆一次。他們又說：他們一年的犢子，好像別處兩年的犢子，羊也比別處大些【六三】肥些，可見是他們的地方好了。這次乳搆完了，又該我們吃午飯，他們特派了兩個用人，到水邊上剝了些野菜，用酥油炒了給我吃，弄的口味還不錯，我很感謝他們用心。他們知道我歡喜小孩子，便令四個小孩陪我要。有一天晚上降了大雨，帳幕微微地濺進些水星，濕透了反不漏水。到了早上雨也未停，這就苦了搆乳的婢婦了。他們披着一件遮雨的毛織衣，赤着雙足在那水地上搆乳，那地方的天氣很涼，尤其是雪雨的天氣。這早上冷得很，牛羊都在發抖。他們還是要作兩點鐘纔能完事。牧牛的幾個僕人，各人帶上一頂毡帽，披上一件白毛衣，携一小袋乾乳粉，糝上二把糌粑，一片酥油，帶上個木碗，赤着一雙足，拿着一條擲石的驅牛鞭子，各人趕着一羣牛上山去了。牧羊的也是照樣的開發。媳婦帶着幾個婢女，又在兩天水地中，弄那些牛糞團。牛糞原來就不乾，又被雨一沖，稀的不可着手，我看見他們在那裏用手捧起來又流下地，鬧的滿手滿足都是牛糞，連衣裳都弄髒了好幾塊，實在是可笑又可憐，直弄到八九點鐘纔完事。剛吃了一盃茶，燒了幾把火，山上的牛遠遠的又叫起來了。雨住了，天晴了，晴光下的青草原，實在是可愛，也有幾個蝴蝶和野蜂，在那裏採蜜吃，草地上小耗子也在【六四】陽光中亂跑。就是沒有聽見青蛙叫，也沒有蛇，這是地高的原故吧。那幾隻獒犬也認識了我，不走過他跟前，他也不亂跳了。幾個孩子也熟了，他們自動的採些野花來給我供佛，我儘說些笑話鬥着他們笑，他們

非常的喜歡我。七天經圓滿，我們走的時候，他們有點不忍分離的樣子，尤其是四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太可愛了。但他家男子做的什麼事沒有看到，就見他們有時拿着一根紡棍，一大團牛毛，在紡那黑毛線，聽說那帳幕是年年要在中間添幾幅新的，舊的便擠在兩邊折下，另作別用。或不折下，慢慢的把帳幕擴大。聽說他們有時也去應差，因為路途偏鄙，一年沒有幾次。到了秋季就用牦牛負載着酥油，奶渣，皮毛之類，往各低處做買賣，換大麥菀豆茶葉等等。牛羊也一並賣之。冬季牛羊遷往低處，夏季移向高處。他的家太大，不能移動，所以他居在高低之間，要算一方的首戶了。小戶遊牧民族，帳幕小些，人口少些，牛羊之屬也是很少的。但帳幕內的佈置，主客分位，日常生活，大致相同。惟塵羅牧族，多有以劫掠為生者，聽說是按戶派人，一人必帶二馬，騎一牽一，負槍一支，晝伏夜行，奔往努墟等【六五】小異，難盡詳述。

商人生活有兩種：一是坐地為商的，這與內地舖店的商人，大同小異。在中等的舖商，一家數口，早起男子即誦經——西藏人皆信佛教——小孩仍睡臥，婦人即生火熬茶，有婢媪者為婢媪之事，主婦則持酥燈往各佛殿朝佛，或在家中清理佛堂供水等。西藏婦人性愛修飾，頭上多懸珊瑚珠翠，尤其出門時，必更要細加裝飾，這或是女人的特性吧？日將出的時候，全家纔慢慢的飲酥茶，一方面也作點事。兒童多有臥着飲茶的。盃底置糌粑少許，飲茶後舐濕糌粑，這便是早點了。我有一位友人，他非常好佛，每早起必在佛堂禮佛若干拜，厨中茶沸後，即由其妻女，送茶一盃至佛堂，伊飲畢又拜，少頃又送茶，一早大約飲五六盃，這是居家學佛的生活。以後男子便多到街上作別種生意，婦女則照應舖店。一方面紡毛線，織毛襪等，作諸手工，其旁必備酥茶一盃，以供終日之飲。西藏婦人多嗜酒，飲量亦大，惟好飲醉，醉必狂鬧，或哭或唱，男子們多設法禁止，然終不能絕，這因為西藏人飲酒太普通了。商人的早餐，約在十點鐘左右，炒些隨食的蔬菜和肉類，每人一碗糌粑和數盃酥茶了事。

【六六】西藏的商業多奸詐，貨價多要一倍或兩倍，對熟人則不然。總之商人絕不以實價告人，賺錢也必說虧本，所以妄語的符號掛在嘴上，這是他們做生意唯一的信條了。天將晚的時候，纔把舖攤收好。午飯與晚飯同是一頓，並且多是食飯或麵食，也有弄一兩樣菜佐食的。到晚間閒着的時候談東說西，或擺些故事，講些笑話。也有鬥骰子的，却是佔少數。但是普通的人在十一點鐘左右便就寢了。晚上也有誦經的，不過拉薩還不多見。

二出外營商的，例如西康的商人，來川邊買茶，他們是有一定房東的，甚至傳數代的都有。騾馬拴在樓下或院中，由僕役照料，或放牧在附近山上，派人去守護。早晨由下人熬茶，商慢慢起來誦經。出外經營，少有不誦經的，飲茶舐糌粑與鄉居無異，早飯後便往茶莊講生意，多不交現款，更往各種商店購買零用物品。茶買好後，須改裝，如西康之金玉茶，每十二磚為一大包，約五六十觔，外由皮工包生牛皮一層，每兩包作一馱。包時必須專人照料，皮工偷茶太過，主人不在時，每包往往偷去一二磚，塞上許多爛茶葉或其他廢物。包好晒乾後，即用騾馬運走，或發牛脚轉運。每年買一兩千包者有之。至於對房東作何酬謝，尚未問過。商人晚【六七】飯畢亦必誦經而後寢。在途行走時，每早天未亮，即將茶燒沸，餘人皆為騾馬上鞍，事畢共圍聚飲茶，舐糌粑少許或食肉少許即罷。次將貨物馱起即起程，至午後一二點鐘，有站即住站，無站即住野。將騾馬放散牧草，人乃圍聚飲茶正式吃糌粑，此餐亦屬草草。食畢傭人等便修理各人所管理的鞍韉等。主人有休息誦經的，或往近處遊覽的。天晚便把牲口召回——一叫即回，以回給食料之故——繫於地上，先給以料。如是站居則更飼以草料，倘係野居則無草可喂了。然後大眾供食一餐，此餐必加有他種食品或肉等，決無單吃糌粑的。食畢稍息，即共誦經就寢，就寢前必輪流派人守夜，以防盜賊竊馬等。若是站口太遠，亦有在途中熬茶一次者，但很少。如無站口，則住必稍早，恐馬不能食飽。如是冬季在川邊購茶後，春初還鄉放馬休養，必至夏末纔正式進藏。其路多走北路，因北路天寒，須至秋初方有豐草供給牧馬，冬初纔能到藏。其所購之茶，若發轉運，年底能否到藏尚屬問題。大商人在西藏必亦設有專號。在拉薩過春季，夏末還鄉，冬季又往川邊。往返一次多經兩年，他們的生活，大概如是。西藏大商，又有販羊毛的，他們在印度叻倫堡，及帕克里，拉薩等處，多立專號。每年夏季，便分人往後藏【六八】和拏墟等處，收買羊毛。僱脚運至拉薩——北路貨多運拉薩——或江孜——後藏貨多運江孜——再僱騾脚或驢脚，運往帕克里。脚夫偷毛甚是常事。故至帕克里時，另須改包，每包以六十斤為度。再發騾脚運印度出售。近年毛價甚昂，販毛商人賺錢不少。因販毛商人日見增加，恐將來亦必有猛跌之一日。又有一種團茶，出自雲南，清末

民初間運茶銷拉薩者，亦走西康之路，途中生活，與在川邊買茶的無異。後有一雲南商人，由滇赴緬甸，再轉印度而入藏。計算彼路之運費，與康運藏相差無幾，便利則過之。故打通滇緬印藏運茶之路。此亦屬一種大商，比西康茶商不相上下。近來西藏本地人，多飲滇茶，下中階級者尤甚。上等階級，亦多以滇茶，川茶合用，蓋川茶味濃而色淡，參以滇茶，則色味俱美了。

軍人生活，他們的家庭已可推知概狀，今再略述我目睹者，西藏當局所徵之軍士，多住在拉薩北一里許之兵營中，其地名曰札翼。每日早晚，由其排連長，領至營前草原上，略為操練，步法及槍，至早飯時即止。兵士兼作建築房屋等工人，拉薩各大公館，欲翻修時，多召自己之佃戶，并請當局派遣一支閒兵代修。飲食由房主供給，未聞有無工資。他們平常無事的時【六九】候，多以做鞋底為職業。每見兵士在街閒遊時，腋下挾着一團羊毛，左手拿着一隻純毛鞋底，右手執一個鑿針，帶一條長毛綫，隨走隨納，與人談話等亦不停其工作。我有一次自北路拏墟還藏，路上遇見開發西康去的軍人，他們的行李用具，係官家派犛牛送往，每隊有十幾頭牛，五六個兵和幾個婦人，大概就是他們的妻子。婦人也騎的牛，男人徒步，手中仍拿着鞋底工作。並且隨走隨唱蠻歌，看他那樣子，好像無離鄉之感。但西藏的人，性好偷樂，無論窮到那步田地，他那享樂的心理，始終不改，也不發愁。這是他們的特性吧？有人說越窮越快活，恐怕這到未必。總之他們那些兵士，平常的軍事訓練很少，自己工作或代上司工作的事情很多，我見宇陀代本修理公館，所用的工人，就是他所統領達賴喇嘛的御林軍。正統叻倫蓋房子，也有許多兵士在內。故知他們的生活，大半等於佃戶或苦力的生活而已。

作散官是很寫意的事，有民訟或商人經過，大概就是買賣上門。他們對於所管的平民，威權很大，稍有不如意的時候，打馬鞭子當然平常，禁起枷起，也是常見的事。但是法律上沒有死罪，弄出人命來就很難辦了。沒有事的時候，他就任意逍遙。甚至有做了幾年官，自己並【七〇】不曾蒞任者，命一個管家去代理問事，有了不能解決事，便差人捧一道公事來請示，自己若仍不能決者，便可轉遞上司請其解決。只要管家能把任上的事情做好，或把對於當局的義務盡到，隨便你住在那裏，當局也不會見罪的。有一種講修行的散官，他一早起來就誦經，廚房反在後起來預備茶水——西藏多用冷水盥漱——他把經念完，茶吃好，然後問點公事，無有事就出外轉轉，看看所養的馬匹和田中的大麥。午上吃肉飯或包子，晚上也要弄幾樣菜下飯。又有早飯吃糌粑，弄點肉和粉絲，夏季加上幾個小蘿蔔的，這沒有一定的軌式。晚上還要誦些經纔就寢。我認識的幾個散官，大致皆是如是。

壩門叻倫家中，我住過七個月。他們父親是叻倫，每天上午八九時許往衙中問事，午後四時許纔回來。他年紀雖老，人很精勤，非常的好佛，每日早起便坐在床上誦經，並且會施食法，還要施食，至六點後，會會到私第拜晤的客。由衙內辦公回來，便請一位大喇嘛在家講經聽。晚上還修護法神供養法。除他本人而外，家裏有太太，有四五個兒子，一房媳婦，兩三個孫子，一位總管家，兩三個廚夫，一大羣僕婢。家中還養着五六匹馬——鄉間有多少不得而知。

【七一】大兒是有功名的，小的有幾個出了家，有的還在讀書。他們早起也誦經，媳婦却管諸廚事，僕婢們洒掃各處。我們誦經時，僕人便送茶水，經畢用早餐，一碗粉絲，一樣小菜，一碗糌粑，對大喇嘛則多加幾樣肉食。飯畢即講經書或文法，並有許多貴家子弟來聽。叻倫無事也在坐。叻倫走後，聽的小官們也各往衙門辦事，出家衆又請講別的經。大約至十時許，他們又預備一頓麵食，我們食後便溫習功課。二時許午餐，有肉有飯，并有幾樣菜。下午也聽經，叻倫回來，便為他講經論。晚上十一時許就寢。他們吃的用的都由管家去預備，燒的牛糞，喂馬的草，大麥磨的糌粑，是由莊子上送來，水是婢媪去背，井即在外院，一家大小的衣服，專有兩三個裁縫在做。他們除了妝飾着上街玩耍外，在家也沒事做，我覺着他們很清閒，所以老人好誦經，小的多好閒遊，他們的生活可以算是很舒適的了。

四 信仰

西藏是個宗教國，且是佛教國，無論貧富貴賤，士農工商，無有一家不信佛的。——邊域信耶教者，或不信佛，或耶佛俱信——鄉下很窮的人家，祇要有房住，他便有個小佛堂，那怕【七二】只有一間房，他也有個佛桌或佛台，無論銅的泥的，觀音度母，總供幾尊。出門的人，背帶佛盒，內中供的佛像雖無一定，但不外佛像和大喇

嘛給的細條。他們都承認那是能護身的。他們有了吉凶禍福，都相信是因果法，都知道請人誦經或修福初，一十五和大節會，都買酥油燃燈供佛，有兒子出家修行，都說是很對的，不能出家修行也自承認是沒福。他們對於出家人很是恭敬，尤其對於有學德的大喇嘛。在西藏說家庭是牢獄，說妻子是枷鎖，說財產是夢境，說名位是幻泡，並是無常苦空無我，憂惱繫縛。今生死了還有來生，人死了可以墮落惡趣，並非死了就斷滅，或人死了還變人，這也是他們一致信受的。小孩不到三歲，便知道念瑪尼，大多會誦度母廿一禮讚，及普通的發願文，甚至有能誦大儀軌，了解甚深的經論。西康一帶，大家庭的子弟，差不多都受過一點僧教育。因為西藏離開佛法外，無有教育，普通的學校，只能教寫字拼音，及普通的書信算術，他們每早所誦的妙音天女讚和文殊菩薩讚，都要請僧人講後纔能懂，至於學文法和聲明，那更須依止很有學識的大德學過而後可。所以西藏官員寫白字，是很平常而很普通的事。西藏貴族或大官家裏，有四五個佛堂和有大藏經的很【七三】多。即在中戶人家，也有很莊嚴的佛堂和護法殿。有大藏經或大般若經或諸祖著述者不需希罕。下等人戶家裏也有佛堂和佛經。遊牧民族，信心更覺純厚，佛堂則無專設。漢人在藏經商的亦多信佛，回族也有信佛的。有一漢商，他家裏佛堂很大，經書很完全，大藏經固不待說，即各宗各祖的著述，應有盡有，誠屬難得。我的朋友——平商——家裏每屋皆有佛龕，並且很華麗，佛前供品，比誰家都不在以下。他的兒女都出家修行，他也預備着離俗。這在西藏人看起來，是很對，而在內地人或外國人看起來，就很驚訝了。故漢官和西洋人，都說出家是西藏滅種的禍事。但在西藏人却不承認，他們以為除了天災人禍死絕而外，一家有幾個人出家，是決不會就絕種的。假若因為出家而絕種，那也是對的，真能解脫生死，比流轉生死受苦強的多。他們這種堅穩正確的信仰，在別的國土和民族是不易多得的。

五 僧侶

西藏民族的信仰，既如上說，故他們認為出家是很正大很合理的事。民衆也都很羨慕出家，歡喜出家，因此西藏的僧侶便很多了。就拿川邊的打箭鑪來說，那麼一點點小地方，也【七四】有八家喇嘛寺，雖說八家不都興旺，但那三家——安却，拉摩，塚傑札——興旺的合攏來，就有千餘人。可是多係藏族和半漢族，真純漢人子弟出家的，却沒有幾個。由折多山以西，所見的居民，無論是農是牧，都很少很小，所見的寺院則很多很大，並且到處都有寺廟有僧侶。尤其道孚，鑪霍，諸陽，甘孜各縣都有規模宏偉能居住一兩千人的喇嘛寺。甘孜一縣之內，兩三千人的大寺就有兩三個，小一點的寺院到處都有。聽說南部河口，裏塘，巴塘，鄉城各處，也都是寺院遍布。丹巴，松潘，懋功，理番一帶也有大寺不少。青海省的寺院一兩萬人的都有。德格，昌都，公薄一路上我也見過很多的大寺。止公，拏墟客，盆薄等北路；江孜，亦格則，薩迦等西路；桑耶，孜塘，阿喀等南路；囊格則，帕克里，哲孟雄等西南路，到處都有寺廟和僧侶。拉薩附近的三大寺，二舉巴，喜得，木如，則木凌，滾得凌，四家王寺，和達賴山的尊勝寺，皆是最富麗最雄偉的道場。其餘各山環和村際的小寺，更是指不勝屈。西藏的僧侶雖多，有一樣與內地不同，就是出家人與俗家未能完全脫離關係。康藏寺院中的僧人，多是附近的人民出家，寺中有事時，即到寺中作事或誦經聽精研究學問。於無事時，則多回家，助理家務。因為他出家講修行【七五】的關係，家人都很敬重他，甚至家中的大事小事，都要請問他，若有誦經的事情，那更是他分內的事，他便是家中不可一日或無的唯一歸依處。他在寺中住的時候，家人也是三日一來五日一看，送吃送喝。他若在寺中有個相當的地位，家中更是引為最榮幸的事了。有些家庭觀念薄弱，專愛修行的僧人，或在山野閉關，或往他處求學。近些家人也是照常去看，遠了也必見人就帶信問長問短。我在西藏見的太多了，覺着他們實在是未能與家庭脫離。就拿三大寺中專門造學問的人來說，他們每年不足的經費，也多由家庭中供給——寺的進款僅夠半年用——尤其西康，後藏，青海，蒙古，遠處來的人，能夠久住深造，乃至放格什所需的用款等，多屬家中寄來應用。如沒有家庭供給，須要奔走經懺，或略做生意方能自給。但也頗有能忍苦耐勞不顧飢餓而求學的，即如現在的絳則法王，他的家庭很窮，沒法供給，並且在後藏。他在色拉寺學經時，往往三五日沒糌粍吃，那是很平常的事。然不因飢寒而退志，終考到第一名格什，現在昇到法王的地位，再有兩三年就是格登舉巴。現在大名鼎鼎的蒲補覺絳巴仁波卿，第一世的傳上說：原是昌都最貧無家的一個僧人，無吃挨餓當然不算回事。後來【七六】成為全藏的應供者，他的上師善

海大師，最初修菩提道次第的時候，無房屋，把地挖個洞住，無衣被，把洞中塞上許多大麥稈，無供盃，就用他吃糌粑的木碗洗淨而代。後來也是藏王的國師。絳巴仁波卿的高足，智幢大師，最初還不是個窮人，絳巴令他閉關數月，每日就吃一點餘供。離師後往後藏大雪山上閉關，每年僅受山下弟子的一小袋糌粑，冬日大雪封山後，無人能上下，他也不許人上去。後來拜為達賴的師父。第十三代達賴欲拜師而遷隱的戒勝大師，他在別蚌寺學經的時候，看經看的連火都沒空燒，不吃不睡也是很平常的事。甘孜札公上師在藏留學的時候，師徒們沒有吃的，也是把供佛的糌粑拿來充餓。他們皆是不被環境所轉的古德，這裏不過略說西藏僧侶的大概情形，至於寺院的制度，和三大寺僧人的生活，僧衆的教育等，第七章談宗教建立的時候再說。

第五章 物產經濟及其交通

一 物產

【七七】西藏地屬高原天氣甚寒，物產種類殊少且每年只收一次據。英人測量拉薩高出海面一萬一千八百尺有奇，但拉薩四周皆有高山圍繞，氣候乾燥，冬季也很和暖。拉薩附近所產，以大麥為大宗，菀豆次之。也有小麥與芥子洋芋之類。關於蔬菜，則有青菜，白菜，蘿蔔，蔓青，萵苣，茼蒿，芹菜，胡蘿蔔等。韭菜，茴香亦間有之。種菜的多係川人，蓋藏人不嗜蔬菜，故不善栽種。拉薩附近的樹木，多係楊柳，亦有胡桃，更有不知其名，亦非內地所有者。松柏之類，多產於山上，平原中不多見。桃杏蘋果等，貴族花園中亦多有種植。藥王山上，達賴太醫的別墅院內，栽着幾株桃樹，結實纍纍壓枝，八月間請我往遊，吃了數枚，味尚甘美。蘋果則不甚佳。西康一帶，大致與拉薩相同，唯菜蔬類較少。我有一友人住在甘孜，曾試栽茄子和秦椒，未及結實而枯。昌都附近則生秦椒，拉薩亦生茄子。乍了一帶亦出菜蔬，惟皆不多。公薄一帶，較拉薩稍低，其地產杏，較拉薩的稍甜。後藏哦日塚，出一種杏糖質甚重，堪稱佳品，惟價甚昂，拉薩多用之待客。這些僅能供給西藏自用，無運出的希望。西藏游牧人家，多過農民數倍或數十倍，其出產品，為酥酪，奶渣，羊，牛，皮，毛等，又以毛為大宗。每年運出印度，約在百萬斤以外。皮酥之類，則僅【七八】銷於西藏境內。牛尾亦多出口。西藏又出麝香，鹿茸，知母，貝母，黃連，虫草等藥品；及大狐皮，沙狐皮，瑪瑙皮，猞猁皮，水獺皮，虎豹皮等皮類，多屬漢商推銷。工業方面的出品，有栽絨毯子，繒綉，木子，退瑪等，更有藏香之類，也能推銷青每蒙古各處。西藏的鑛產，尚未開發，亦無切實調查，惟據傳說，後藏薩迦寺以西，多屬金銀鑛山，拉薩以北之河流中，亦多藏金沙——亦有採取的——拉薩以東達樸附近，亦發現過金鏡，皆未報官也未採取。西康諸隴及瞻化等處，屬漢人管轄，多在開發，唯因工程太守舊，故所獲無多。青海與廓羅交界處，有山曰瑪勤邦日，據說係一廣大金鑛，土人認為是寶山福地，不許任何人掘取。青海漢人，往往以採大黃等藥稔為名，潛伏偷掘，若被土人發覺，必起很大衝突，甚至殺傷人命。聞廓羅人說有一年發生衝突時，殺死二十餘漢人十幾個藏人，——或屬回族——至此偷掘的人纔絕跡。西藏又多有鹽湖，拏墟以北之鹽湖最負勝名，拉薩等處所吃的鹽，多屬北路運來。廓羅地方亦出鹽，甘孜等處所用皆屬之。昌都附近也出一種紅鹽，較拉薩所用的味淡質劣。岷江等處鹽井鹽湖尚多。此等亦惟足自用，不能供給外人，其餘花木種類，難以盡述。

【七九】二 商業

經營商業即其經濟之來源，西藏各種商人生活，前已略說。其出口貨物，上段亦已道及。其入口貨今補叙之。由印度運入者，以棉織品為大宗，多係東洋貨，毛貨東西洋皆有，絲織品係內地出品，俄國者亦有之。寶石，真珠，珊瑚等，有印度貨與東洋貨。各種顏料為西洋出品。然西藏染毛織品所用的茜草，則為印度與布丹所生物。其五金雜貨，冰糖白糖，多是印度土產。由川邊輸入者，以茶為大宗，哈帶次之，他種絲織品及布類更次之。由西寧運藏者，為生銀，綢緞，騾馬較多，金佔少數。厄帕爾人所運入者，大多數是印度雜貨，布亦甚多。販雲南茶者亦有數家。西藏各大官家亦多兼營商業以增收入。并有在印度上海，北平等處，設立分號，內地的人鮮有知者。尤其邦達倉家，代表西藏當局做生意，內地各處皆設有分號，其推銷內地的，為毛皮藥材等類，運入西藏的，以絲織品為大宗。他在西藏常行捆商法，即是包買全藏的某一種貨物，不許別家買，有竊買者，如被查出必抄其家。這是專制勢力之表現，不知其他地方亦有這種事實否？西藏人富有自立性，中下家庭的婦女，亦多以營商或手工自謀衣食，拉薩江【八〇】夜，亦格則等處的婦女，多以擺攤做生意為生活，每日八九時許，將貨物擺在街衢的中央，或房門前的板上，自己即坐其旁看守並做手工，無主顧時，也有羣聚談笑啞啞滿街者，有買客到來即去說價。他們的貨物，多是從大商店賒來，待一月兩月後再付價，彼即以此期所賺之錢為生活費，在還前債之時，又賒新債，總是摘東補西過日。諸大商家多不零賣，特把小生意讓給他們去做。平商的綢緞，甚至批發給厄帕爾大商人和回回等。還有一種無本商人，但代大商家張羅生意於中抽利，以自生活者。牧人作生意多在秋冬兩季，以毛酥皮等，換易大麥菽豆之類如上已說。又北路牧族，多運鹽販賣，他們每於夏季，驅牛往出鹽的湖邊住宿，聞說白天見是一湖清水，至夜分被冷風鼓激，便結成鹽粒，凝於湖畔和湖面，早起便急急收取，裝入皮袋中，日暖時，鹽仍溶為水，須待次日再收。亦有居住多日無風結鹽者，亦有今日到，明日即滿載而歸者。西藏人認為這是各人的時運和有福無福所致。將鹽收取之後，運回牧場，待至秋收之際，再運往產麥各區域售鹽買麥。其貿易法，以一升麥換一升鹽為定價，菽豈等另照市價計算，聽說多年便是這個規矩，我去年在藏所見，仍是一升換一升，又西藏大宗商業，【八一】多以貨換貨，例如甲有茶，乙有布，先將茶價和布價講妥，然後互相交貨。做小生意，則須銀錢了。又各大寺院的財產，亦多以營商而生利，例如施主在寺存藏銀五千兩——約漢銀千兩——令每年每一僧人散襯銀若干，此種存款，則必須做生意或放利，因其母金不可動，故必須有專責保存和經營的人。若寺僧數多，利不敷襯，則該保管人代墊。若人少利多，亦屬保管人得。近年各大寺人數漸減——自外蒙叛後，利息又日見增高，絕無利不敷襯之理。故各寺管欸的人不出一年便成富翁，用金錢運動此職者，大有人在。農民間亦有一種營商經濟法，每至秋末收麥到家以後，閒着無事，即在游牧手中購買羊毛或羊皮，自己撕碎捻線織縲[糸+魯]，除自用之外還可售出賺錢。余友家有一驢夫，其婦即善此業，他無一厘地，不用其夫一文錢，除自己之吃用，每年還能為丈夫作兩件衣，並能餘些存款。他們原是兩個窮無一文的人，現在竟存有藏銀二千餘兩。夫婦還想在別蚌寺某康村中放茶散襯，前與余友商量，余友好善亦慫恿之。我覺着他們二人實在是難得，也曾讚美過幾句。我看拉薩街面上的人，好像個個都會做生意，個個的經濟都從生意中來，個個都會找錢，並且個個都找的有錢，我實不明白【八二】有找不到錢虧本的沒有，縱或有之實是少數。故我覺着西藏人的經濟，就靠做買賣。

三 交通

西藏往各處的路綫很多，在導言和地理概志兩章中略略說過。今再把他合在一處說說。由西康往昌都有兩條大路：一是南路，走河口，裏塘，巴塘的。一是走道孚，蘆霍，甘孜，佐勤，德格的。由雲南走陸地到西藏，也有走裏塘，巴塘的。還有超巴塘之西直奔昌都的路綫。由昌都去拉薩，也有兩條路：一是南路走公薄等處。一是北路走日窩勤等處。還有由道孚，蘆霍，甘孜向西北奔結谷塚的一條大路。再由結谷直往拏墟喀，由拏墟轉南赴拉薩。這路極平坦，饒水【八三】草故商人皆走之。裏塘等處的南路商人，亦多由本地穿乍了往結谷塚，再西往拏墟進拉薩者。結谷到拏墟，多屬荒原，漫無

人居，故一路所須食料，皆須預先備好。又走彼路必須多數商人結隊而行，因與廓羅太近，恐遭匪劫掠。結谷塚東通四川，南通雲南，西通拏墟，北通青海。四方八面的商人，皆在那裏結合，故他在西康的路綫中，要算是最重要的樞紐。由拏墟往拉薩，多走桑庸，惹真，益蒲那條大路。亦有稍為偏東奔止公的。販鹽的北路商人，多走其路，因東路人少，草較大路豐美。又有由拏墟直往後藏的大路，我未走過不知其詳。由尼帕爾到後藏，聽說也有兩條路，由後藏到前藏有三條路，我皆未走過。由印度到帕克里有兩路：一由吠倫堡，走白東，宗塘巴，桑零曲喀，零當，巴當僅，則鑪，拏塘，翻喜瑪拉亞山，到哲孟雄地界。另一路是走崗陀翻山至哲孟雄者。由哲孟雄沿谷直上即到帕克里。帕克里往東有路直通布丹。布丹直向北奔孜塘，而往拉薩無須走帕克里。帕克里往北可到江孜，東北直往拉薩。在西藏的南路上，帕克里是為最重要之樞紐。後藏江孜與亦格則皆屬重鎮。其餘的小路雖多如牛毛，既無工夫去走，也就無須多寫。

【八四】西藏交通的工具，除了步行多騎驢馬，牦牛和驢亦供運貨之用。西藏人走長路騎牛驢者很少。惟游牧民族走路亦有騎牛的時候，青海往拉薩進香的婦女兒童亦有乘牛的。蒙古人走北路進藏，或騎駱駝的，惟行至拏墟即改換馬匹或牛幫。因拉薩乾熱，恐駱駝害病而死去。後藏轉運貨物，亦用山羊和綿羊。惟質量較輕，行路稍慢。由梅卓崗格到拉薩約三四日程，如乘皮船二日即到。由拉薩往山南絳巴凌經商，亦多乘船去。比馬行可快速一倍。惟只走下水不能逆行。由帕克里到江孜，可通汽車，現下尚未實行。由印【八五】度可直飛拉薩一日能到。前年英人死在西藏，欲用飛機接屍，因西藏當局不許故未用。漢藏打通飛機航線，英人亦必自動飛行，到了那時西藏當局不能禁止，恐怕我們中央亦沒有辦法。由青海到拏墟若實行開闢汽車路，想英人亦必開闢印藏汽車路。總之英人在西藏專門看漢人舉動，誠恐漢藏聯和於他不利，故用盡全付精神煽惑漢藏衝突，而謀英藏之聯和。

第六章 政治軍事及其財政

【八六】一 組織

欲明瞭西藏的行政軍事財政等等，必須先知道西藏行政各機關的組織。西藏政治等機關殊簡略，今亦簡略言之。西藏的政教兩面，都歸達賴喇嘛所統制。凡有各方面的大事，亦皆由達賴喇嘛解決。故達賴在西藏之權威，與我國專制時皇帝之權威相等。在第三代達賴喇嘛之時，西藏的一切政教權衡，雖已歸達賴所有，然達賴對於一切，皆讓與藏王管理；自己並不握持大權。自第五世達賴喇嘛圓寂後，藏王桑傑絳錯，十餘年間秘而未報，惹起全藏與蒙古王之糾紛。後來藏王被害，第六世達賴遷逃，直到第七世達賴登位之後，其糾紛仍一起一落，如海浪之奔騰。當時達賴避亂於西康，乾隆派兵進藏平亂。後乃把西藏的全權令達賴一人管理。又在貴族中由達賴選定四位助理政治，清庭亦派駐藏大員監督和助理一切。那時政教雖名義上是達賴自管，而實際上是為駐藏大臣的管理，甚至達賴喇嘛一舉一動，皆須由駐藏大員奏准清庭而後乃行。第十二世達賴因達賴山高寒腿痛，欲遷摩尼園，清庭未准，以致圓寂，即是實例。自民國初年漢官被逐回，漢藏分離之後，管理權才實際歸於達賴喇嘛【八七】喇嘛所有。達賴圓寂以後，乃至二世未正式握權之時——達賴須待考格什後，纔管政治——堪代理其政者，有五家藏王：一敦古凌，二惹真，三則木凌，四滾得凌，五得諸。這五家中，敦古凌因事被革職。現僅四家。達賴在位，這四家雖有高貴之名位，毫無實權。現在代表達賴者為惹真。達賴手下有藏王一人，出家在家皆可任之，現下藏王係前代達賴的堂姪。藏王地位亦政教兼管，其實際多管教務，政治則由吠霞辦理了。吠霞即四吠倫聚議辦公之所，四吠倫中有一僧三俗，其中選一位駐昌都，辦理西康一切政治。藏名為坡梅吉喬，義為西康總督。常住拉薩者有三位——自達賴圓寂正統回藏後，僅派一代表及辦事人員住昌都，四位吠倫皆在拉薩——吠倫之下有秘書數人，助理問政，尚有書記等多人。此衙門正式辦公，極守秘密，未到發表之時，不准外人了解。即手下書記等知之，亦不敢傳說。與吠霞對峙，有一教務機關，設在達賴山，主要人為藏王，其下亦有秘書書記等若干人。吠霞支配之下有軍事機關，和財政機關，地方政治機關等。但各機關之事各自辦理，與吠霞並無甚大關係。財政機關有兩處：一在達賴山下，一在大招寺頂，兩個性質不同，至下再說。地方機關亦有多種，如昌都之西康【

八八】總機關，在地方機關中算最大者。其次為德格機關及窮薄登勤之機關，其中主幹人，要有四品方能任之。再次即有縣官，七品六品五品皆無一定。軍事機關之總管人才，至小也要四品，任營長之職者，亦皆四品，連排長五六七品皆有。西藏更有一電報局長，位亦五品，又有一醫院兼掌算曆書等，院長為四品職。其餘之候補人才，出在家，均不計數。教務方面各寺院大喇嘛之職位，後章再說。西藏貴族中，有稱公與台已者，皆徒有高貴名位，而無實權，但產業則甚富。又諸大活佛之管家，亦多屬四品，平時並無參政之權及薪水，惟管彼活佛勢力以內之財產和民衆。

二 行政

西藏的政權既如上說全歸達賴統轄，則行政事項亦皆以達賴喇嘛決斷為標準。前達賴在世時，我在藏曾聽人說，西藏遇有重大案件發生時，先由地方行政機關轉呈各上司稍大之機關。再由彼機關轉呈^①，由^②再呈達賴，由達賴批下，歸何機關辦理，或開會討論。彼機關須將所欲辦之手續，詳呈達賴批准，乃可施行。如批入開會討論者，則由藏王與四^③【八九】倫為主，機喬堪布——即統管一切教務者，位在四民品上——和諸大秘書次之。餘四品以下之官員，皆在外聽命，不許入內。由藏王^④倫等詳細商議後，再問其餘諸四品下之意見，有意見者亦可發表。如得同意，即將此辦法抄正進呈達賴審擇。但其辦法至少須列三條，由達賴選擇，絕不准只出一二辦法而請示。如所列辦法皆不如達賴之意，則批回重議，須另商辦法，不許依賴舊。若蒙批准即照施行。達賴去世後由惹真代理，凡遇大事——如去歲剿共等事——進呈時，則多批為開國民大會討論。所謂國民大會者，自藏王起乃至各機關之官員，並三大寺之堪布等有權之人，皆須共集互相討論，各出意見。亦將【九〇】所得的結果，呈白惹真，由惹真批准再為進行。如未批國民會議，僅批開會商議者，則與達賴在世無別。若非重大之事，亦非地方行政機關所敢決者，——如殺人，劫盜等——則須轉呈^⑤——其殺人者，若非當局要人——由^⑥批示依之辦理。除達賴或代表達賴者外，^⑦權最大，對於官民一切訟事，及各官員昇職解職請長暫假，下至發給官員來往各處之馬牌，皆由^⑧主管。如西藏當局各貴族官員，被當局派往某處，辦理某事。若自畏艱辛或因他種困難不願去者，決不敢直往^⑨處辭謝。若運動上司轉達^⑩，或手續稍錯一厘，必受重大治罪——多係罰錢——或因此革職等。其辦法須往各^⑪之公館，私地運動，乃可望一線之轉機，用錢未足亦難生效。此即^⑫等唯一無二進財之道。去歲有某宦族的長子，病在印度，其弟又被派往德格，彼欲往印度視兄，又不敢往^⑬辭職，遂暗中運動惹真，惹真許之，令^⑭改派。^⑮大怒，喚來痛斥一頓，置之不理，既不許赴印，亦不許去康。某宦族懼甚，遂往各^⑯公館送賂請罪，私下皆允代設法，但至^⑰，則又皆不出首轉情。某宦族異常焦急。後又大賂特賂，^⑱等乃現慈顏，斥罰後仍令去康。彼雖欲赴印以探詢兄病，然為權威所迫，也【九一】只有置病兄於不問而已。又有某堪布之管家，欲想在西藏當局得一官半職，來內地活動，也是運動惹真，惹真許後令^⑲給其填職。^⑳諸人亦大發雷霆，所幸^㉑倫輩私下受賂甚多，^㉒等雖不滿其越階舉動，然不能不允給其官，只時間遷延，久之事即解決。有位為七品下之閒職，而彼妄以四五品炫耀人前的事，說來真有些令人捧腹。總之西藏^㉓之權，有時超過於藏王之上。凡各處有戰事或須防守，為派何人，帶何處軍隊，到達何處迎戰防禦等事，亦皆由^㉔派遣。派某人往某處收糧或收稅，亦屬^㉕之事。故^㉖名義上似只管政治，實際上對於軍事亦有相當的權力。

三 地方行政

西藏各地有縣官，而區域未必皆有縣大，或僅數村而已，游牧處的區域雖大，而人戶又少，惟所管事與縣政府相似，即假立縣府之名耳。藏名為之^①，官住的碉樓曰^②，住碉的官員稱^③，合言^④即是碉堡官。他正管民間訟事，入款亦以此為大宗，收糧支差也是他分內的事。如當大路者，也兼管稅務，這種管三事的^⑤，則為最肥的差事。但管理稅務亦有股稅【九二】務專員的，這^⑥的油水，就要被專員指去一分了。如西康窮薄敦勤，北路拏墟喀，南路帕克里，皆是收稅之機關。聽說拏墟喀和帕克里，皆有二人管理，未知稅務為分為合。窮薄敦勤，官惟一人，油水最厚。惟彼處多以四五品人任之，決非七品小官所能夢想得到。餘處^⑦，多惟管訟糧二事。若在偏僻之

鄉，年無一過往之官客，差事殊少，故進款亦不多。地方官對於平民，也如虎臨羊羣，除去死罪而外，若枷若打，若繫獄，若治罪，仍是隨心所欲。西藏婦女性少羞恥，已如前說，地方官對於尋香訪艷之事，更是任意而為，無論乎處女少婦，只要中他的意便可置鞭記之，夜分則不敢不至，此亦為藏地之特殊風俗。

四 軍備

軍備二字，似要有很完備的軍事組織才配稱的起。西藏僅有幾萬初學開步走的濫兵，和臨時徵集些烏合土衆，實在有辱軍備的名義。若不管他好醜多寡有無訓練，只要他能開槍衝鋒，或僅能吃飽做個兵士的樣子，就叫他個軍人；不管他槍械好壞餉彈多少，只要他能維持軍人的伙食，或就地括來充飢，就叫作餉械。甚至連鑿刀竹箭，火槍，木槍等，這樣都算作【九三】軍備者，則西藏也可勉強說有軍備了。他們軍人的家庭和生活，如前第四章已說。西藏軍人最初設備的時期，是民國初年漢軍失敗出藏，達賴喇嘛由印度回藏之後，纔臨時徵集的。聽說那時候也不過一兩萬人，槍械就時在印度購買了一點，也有漢軍留下的舊軍火。到民國八九年西康打仗的時候，他們還是用那老法子，臨時在震達羅三處糾合了些人抗戰，結果還是漢兵失利，他們佔勝。漢軍失利的原因，聽說是前線與後方不和，前方被圍後方不救援才失敗的。前後兩方不和的原因，又是前方某偉人的舅子任副官，他回到西康採辦各物的時候，仗恃着姊夫的威風，心高氣傲目空一切，談話不知進退，冷刺熱諷地輕蔑藐視了後方諸位偉人。因此兩方就生了些無形的隔膜，到了前方受困跑到後方來求援的時候。後方又把私仇用公報，冷刺熱諷了一頓置之不理。因此前方就失陷了昌都，繳械被縛了。軍界偉人之不顧國家民族利害，惟以意氣事從，官報私仇，失陷地方，甚至牽連到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滅亡，這恐怕是古今萬代世界各國的通病吧！民國十八九年，西康大吉寺戰事發生起來的時候，西藏當局一方面仍用老法子在震達羅等處糾衆迎敵，一方面在拉薩附近區域徵【九四】兵訓練備戰，一方面往印度購槍械子彈。英人又奉送了些，就構成現下所有的三四萬人了。他這些軍人，有的在西康昌都與德格交界駐防，有的在昌都等處休養，拉薩也留存一點，還有些暫假回家。後藏與印度路線上是沒有的，由這一點，也可看到西藏當局是防漢不防英。藏人對於漢人與英人之信任，誰重誰輕於茲可見。現下長夜酣夢的駐藏偉人們，好像沒有一點警覺。我要說藏人好又不是——得罪人——不說又不是——對不住良心——現在我只好不說藏人好壞祇說英人能幹吧！

西藏軍人的餉費，多出於煩稅，——每年若干我未統計——開往各地的軍隊，大半即由本地行政機關，臨時在當地欸籌，——在德格一帶尤甚——這種籌款辦法，上司的油水最厚，小兵們並享用不着幾個。凡是無紀律的軍隊籌款，大概皆走這個死路吧！拉薩管理軍費等機關，總以伐霞為主，其直接計算撥發的，則為達賴山下的會計機關了。至於管理財政的機關，名稱坡康，坡義即薪餉，康義為房即衙門，各偉人的薪俸，及軍人的煩餉，皆由這個衙門發給。昌都亦有分設，因為軍隊大部都在西康之故。

【九五】西藏軍人放槍，是他未當軍人前就會的，因為西藏到處都有土匪，人民皆須自衛家家皆許買槍，出門也許隨身攜帶，所以他把放槍一事早就學好了。當兵時所訓練的，大概都是排班，報數，分行，開步走。對於跪臥射數等事，我都沒有看見過他們教授和練習。至於觀勢設陣，掘壕築壘等等，那都是夢也沒有夢見過，那裏談的上教導和訓練呢？所以我說他們的軍事不配軍備兩個字，到過西藏的同胞們，總該同意吧？

五 財政

西藏的財政機關有兩處：一在達賴山下，即上文所述之坡康。他那裏的款項，是由糧稅而收入的。支出去的是薪俸和糧餉。一年有幾多進出，那就非我所知，因為我在拉薩求學的時候，極力避免調查政治等色彩嫌疑，所以對於這些事情，輕易不好攀談。西藏人的疑心很大，若被他們起了疑心，那就連經書都學不安逸，何況其他的事呢？我是費盡心思和受盡艱難才進西藏的，在自己經書未學好以前，對於那些容易發生嫌疑的事件，一定是要避免的。又如第一章所說的我們大勇法師，就是因為氣派太大，引起了人家的疑慮，纔阻止進藏，留【九六】在西康而死在西康的。我這後輩的學子，還敢再踏那個覆轍嗎？故關於這些軍事財政等等，只有聽確實的人談說，順便記住一點。那沒有聽到的，只好暫且不談。另外有一所財政機關在大招寺頂上，那裏

所管的，多是各處施主在正月傳大招和二月傳小招時所散放襯錢的基本金。又有各處供養大招寺釋迦佛的銀錢。聽說也有達賴喇嘛的存款。他那個財政機關最富，專以放利為營業，收利放襯所餘的長款，就該當事的人得。現下僧數日減，利息漸高，放襯所剩的必然很多，所以任那個機關的人們不到一年都會發洋財。故西藏的一切偉人都想在那裏邊作事，每【九七】到換人的時候，聽說也是大賂特賂的忙着就選運動。但結果總是那與藏王等關係最深的人能夠獲選。別個送賂運動的人，仍然是要落第。聞說前年正是換人的時期，有一個世襲家的咨仲——出家官名，七品或以下皆有——他家與惹真佛爺有些瓜葛，惹真佛爺把他找去叫他上個請書，惹真便批給他做。但是他很淡泊寡欲，又知道一點因果，不想發這個賺大眾僧伽錢的財。而且他有一個義父，也是個少欲知足樂善好施不希求橫財的人，在西藏也有很大正直忠厚的名譽。那個咨仲便與他義父商議，他義父更是一味的阻止，說他年輕，家業有這樣大，人又不多，何必去任那個職位呢？他聽了義父的訓言，他就沒有請求，惹真纔放了別人。俗語常說：朝裏有人好做官，這更是西藏萬古不移的定例了。那個機關放利的法規，或有相當的物品產業抵押，或有二家富官予你作保，纔能借給。否則便無借款的資格。假若你的借款，到期不能交息，他便利上加利罰你。假如你實在沒錢還他，他便沒收你抵押的物品或產業，或令二家保人賠償。故他那裏絕對不會虧本，只有一天比一天富足而擴大。他那裏面的款項，能不能提出充軍費等用，我尚未能查悉。大概未到萬不得已時，是決不會提出【九八】款來吧！那個機關裏的人也很多，在主管之下，還設有好多會計員和秘書等，但我也不知道他確實的定數，至於金額之數，那更是不敢問津了。

第七章 宗教教育及其文化

西藏人是個個都有宗教觀念的，他們認佛教為國教。他們有些不知道我們內地和日本，南洋，以及外國地方也有佛教——除少數知者外——他說佛教在印度隱沒之後，就是西藏才有，都認為佛教是最高無上，佛教的教理是淵深無比。縱有些知道內地和日本也有佛教的，但他們也認為不徹底，惟有西藏才研究得澈底。這話在別人聽起來，總覺着他們有些夜郎自大。但實際上考查一下，現在各國所研究的佛教，確實是不如他們徹底，這總算是瞎貓撞着死老鼠，被他們碰上了。要是你與西藏的格什談佛學，無論遇着個什麼問題，他們好像是沒有不能解釋的，並且他還能立刻就舉例反難，令你沒有口可開，這是我在內地所未遇見過的事。日本佛教徒我也見過幾個來內地演說的，我覺着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研【九九】究。並且西藏格什們辯論的時候，說俱舍便是俱舍，所談的諸法性相及其範圍等，皆須依據俱舍。若見他答人汎引唯識中觀等義而答，那就算輸了。若是辯論經部義，其談的諸法性相等，皆須符合經部之說。若談唯識或中論，亦須符合唯識和中論的教義。若問東答西，或借事詭避，皆是墮負。又西藏辯論時，所說的語句，皆須用能破和能立的因明格式問答，不准隨口亂說，答辯的人尤須按照因明論理的格式，或答不成，或答不定，或答相違，或答是許，除此四句是不許亂答。這種嚴格的辯論，非但內地沒有，就是自命為佛教最興盛的日本，也是無有吧！南洋羣島小乘佛教宏揚的區域內，那更是談不上了。故我覺着他們研究佛法的規式和所研究的佛法問題，並研究後所得的結果——正知正見。實皆非內地和其他國家研究佛教者所能比對。現在內地和日本所謂宏揚佛法的，即是在某處能新集合一些信仰佛法的人們，略談些皮毛知識，就要闖動了全世界。例如印度鹿野苑的佛學院，和加爾加打的大菩提會。住在很遠的地方上，看見報上載着他們的宣言，覺着他們一定是很盛的佛教道場或團體，好像是每天都在上課講經，宣揚佛化。但若到那裏切實的去一調查，則知道他那篇宣【一〇〇】言，都是以鼓勵人心為宗旨而已。然而西藏宏揚佛法，却大不然，必是在某寺或某處，建立下辯論研究的大道場，按期決擇現觀莊嚴等諸論之要義，培養一般真實了解佛法的人才，纔叫宏法。至於某處蓋座廟，或某寺僧人多，或某寺利養厚，或某處請個喇嘛在講經和灌頂。那皆配不上宏揚佛法之名。就是收斂了成千萬的驛馬供養，也只好說是供養，並不能宏揚佛法。即使名為宏揚佛法，也只是空名罷了。

西藏全境內，離開佛法之外，他們並沒有其他的教育或文化，故他們的教育，除了小學中教授藏文的寫法及拼音法等而外，就對於文法一事，也沒有能教授的學校。作文詠詩，梵文聲明，皆須依止出家的僧侶纔能受學。至於那甚深淵博的教理，更是要出家眾纔能領解的了。當我在西藏所依止的師長，就是一位深通聲明的大德，他老人家門

下，每日皆有一大羣西藏的官員來學文法，更有一般高級長官，早晚二次，從他老人家聽受佛法中的菩提道次第論。故他們對於佛法，俱能得到真純清淨的正信，以後就依着他的正信去做事，和教化民眾了。現在西藏的藏王，也是我師長的唯一信徒。四位噶倫中也有三位是皈依他的，其餘【一〇一】笈喬堪布等多是久依他老人家聽聞佛法的常隨眾。故我斷言，現代西藏的教育，就是佛法。離了佛法，也就沒有他們的教育了。教育既然如此，文化又豈能例外。故西藏關於文化的各種表現品，沒有一樣不是與佛教有關係的。例如代表外形文化的工藝，美術和建築之類，皆以他們能造佛像等的工巧藝術，和他們造成的精巧玲瓏彫刻，印鑄，繪畫等佛像，並他們建築的壯麗堂皇的佛殿等，纔能見得到。照這樣看起來，西藏真可稱得起是個以佛教而治世的模範區域，故我再把他的宗教建設等，分為數小段來略敘述。

一 宗教建設

談到西藏的宗教建設，以佛法為主，若法有完美的組織，僧眾纔能依之而起正行。先覺常說：「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俱舍論亦說：「有持說行者，此便住世間。」照這幾句話看來，佛法雖是一百二十分的完美，假若沒有人去研究，必沒有人能了解；無人能了解，必沒有人能講說；無人能解能說；亦必沒有人能修行；無人能修行，必定更沒有人能證果。故單是有組織完美的教法，還是不行，必須有能住持正法的人來運用這完美的教法才行呢。這種能住【一〇二】持正法的人，可分兩類：一是正信護持的，二是正解正行住持的。其護持者，在有帝王勢力的時代，如來原是託付給具有正信的國王宰官長者居士等。當今民眾建國家之時，即是各界具有正信偉人與居士。其正解正行的住持者，也就是身披如來幢相捨離家的出家人。在家者我且不談，出家人又可分二類：一，一己或少數散住者，此種出家人，若是久親知識，多聞教誨，少事少業，閑住林藪或邊際臥具而修習斷證，實為佛教之最勝莊嚴。亦即戒律所說具足多聞安住林藪為最樂者。此種出家人多是住持證的正法，非此處之所欲廣說者。二，多蒙供住之出家人，俗語常說「人【一〇三】多心不齊，」若有多數人共住，則須有一共同遵守之完美組織與規約。否則必囂囂終日，你來我去，虛棄光陰，毫無成就。西藏之寺院，住數千人的不算奇，絕非我內地寺院之所能比。故其組織方法，亦與內地寺院之組織稍異。茲當分數條敘述於下：

一 西藏寺僧的組織

西藏佛教原始初興之寺院及僧伽的組織，與現在各地所保存者相比，略有不同。如現在拉薩之大小二招寺，及桑耶寺等，在藏人雖說是原來之形式，但在傳記上也說彼等諸處或曾遭回祿而重建，或年久頹廢而整葺，其對於原來之式樣，自然有所變遷。至於原始之僧眾組織，則非我之所知。今談西藏寺僧的組織，唯就現在所共見者，概而言之。

1. 西藏寺院的組織寺院建築方面，實無決定的軌式，若依律中所述，似應正房，為大殿與殿相對者為大門，從門之兩旁，乃至大殿的兩旁，環以相稱的僧房，其院中心點為一方正的大丹墀，猶如內地寶華山隆昌寺的建築法，唯彼寺大殿之對面為大壇而非大門，與律藏所載的不合，西藏西康之中等寺院——除別蚌等——多是如此。其最大之寺院如別蚌色拉【一〇四】寺等，建築又迥然不同。多係就適中之處，建築一總殿，為全寺僧眾早課誦經之所。此殿之旁除熬茶的廚房等外，多無他種僧房環繞。然此大寺必分為若干中部份，名曰「札倉。」每一中部份又必分為許多小部份，名曰「康村。」每一中部份，必另有一座大殿，為彼部份眾中午誦經之所。每一小部份，亦必另有一座大殿，此殿則多以僧房環繞，中間砌成一方正丹墀，如律中所述的形式。又彼大寺的每一中部份，必有一講經辯論場所。如別蚌寺中，分為四個中部份，色拉寺中分三個中部份，格登寺分二個中部份。其小部份則各有多少不一。也不暇作詳細記載。其寺院系統之組織者，則康藏各地各派各寺院皆必統屬於大寺之下，各寺之出家人，皆必須往大寺中住過而回寺，乃為合乎僧格。與日本中本寺支寺之度制相似。又彼大寺中之小部份，多係由其家鄉地界而分，例如金川一帶之出家人到西藏三大寺時，必須住於甲絨康村——一小部份之名——方保無糾紛。其打箭鑪以西乃至木蓮地方之出家

人，則必須住木孃康村。道孚鑪霍甘孜瞻化一帶之出家人，則又必須於諸窩康村。其能管理此等僧眾之職事人員等如下科詳明。

【一〇五】2. 西藏僧眾的組織此可分二類：(甲)寺內職事等的組織；(乙)寺外大喇嘛的組織。

(甲)寺內職事等的組織，又有二類：一，管理全體之財產者，名曰機緒，義為總管，即代全體僧伽營謀生計者。此有正副二人，并多數助理員，除保管財產而外，對於僧眾之威儀等事，全不聞問。二，管理全體之威儀者，名曰義鄂，義為首領，即視查糾正僧眾之行動威儀，而對於全體之產業雖亦有干涉之權，然亦多不過問。在全寺之中要算此職權位最大。上自堪布下至清眾，人人見而迴避，絕無與彼并行對衝之理。此有正副二人，輔助多人。管理寺全院體之事者，唯此二類。其大殿舉經之維那，唯領眾誦經而已。管轄中部份者，可分三類：一堪布，二當家，三糾察。堪布，義即住持，對於一中部份僧眾的學識，負責專教授及管理權，對於威儀及財產，亦有過問之責任。若依實而論，全寺之僧教育實操於堪布之手，因為僧眾之辯論場中，是以堪布為主，而堪布對於彼寺內之僧眾亦負有監督察視之權。其僧眾之學識及威儀等，有正不正時，皆由堪布教授教誡之，即與政府接洽寺內的一切事宜，亦以堪布為主體，故此職位，非有真實之學識者莫能任。西藏大寺之堪布，除有特殊之因緣者外，皆以格什任之。每中【一〇六】部份堪布一人，其助理人數無定。第二當家者，即代中部份之僧眾，管理所有之財產而經營其生源及支配其用途者。此職對於僧眾之學識等皆不過問，途中相遇亦僅互相敬重迴避而已。每一中部份中，當家有數人，輔理有多人。三，糾察，藏名曰格果，義為策善，即整理僧家威儀皆令其調伏敦善者。此於殿內及辯論場中，監視僧眾之威儀，對於學識與財產，則無若何之責任及權位。故全寺及中部份之當家與糾察，非必須格什有學問者，即普通僧人亦能任之。在中部份中，其餘尚有維那等職事，然彼無重大之職權，今亦不必贅述。管轄每小部份者，亦分二類：一管財產者，二管僧眾之威儀者，初亦名當家，即管理一小部份之財物。今有當補明者，其一大寺院之財產，大約可分三類：一屬全寺僧眾所共有者，即歸總管而管理之；二屬一中部份僧眾所共有者，則歸當家等而管理之；其小部份僧眾所共有之財產，則歸小部份內當家管理。第二管威儀者，名曰康村格梗，義為本部份內本年新來者之指導師。此二種職事，多係由來寺之年限而任，然有數康村亦另有他種之選任法。又此康村內之出家人，於任過康村格梗之後，方入老學眾，對於本部份大小事宜會議時，乃有參加建議批評之權，初來【一〇七】者非但不能評議，且無參入之資格。其餘散碎職事難以縷數。

(乙)寺外大喇嘛的組織，此寺外二字，非說其身居寺外者，是說非某寺內正式之職事，而對於全體僧眾或某一部份僧眾有保護或教導之權者。略可分二：一，轉生續任類，二考試正任類。轉生續任者，當首推達賴喇嘛及班禪大師為代表。此師幼年，或由前生之記莖，或由他人之選覓，或由神靈之籤記而舉出。既以隆重之典禮登座之後，則選定一位學德兼優之大喇嘛為師長，更選數位有才學者輔之。其每日學經讀書等事，實與通常之僧眾無異。唯生活之享受稍為富裕，每日有人陪同研究講辯，較餘眾之順緣為滿足耳。至年廿歲時，學識定成可觀，其受比丘戒與考格什，皆在此時。既考格什後，對於自己前生之地位和利權，乃正式接受辦理。如達賴喇嘛，則對於全藏之教政，皆有徵問裁判整勸建興之權限。班禪大師，則對於後藏地界之一部份有如彼之實權。諸餘之諾門汗呼都圖等，則對於各各之封疆內乃有如上之實權，非能遍一切藏地。故西藏全體之人眾中，對於教政兩方面，唯有達賴為最無上也。考試正任類者，當以格登墀巴為最尊貴之名位，即接受格登寺內，宗喀巴大師之法座【一〇八】者。此師是從普通僧眾昇成。其次第，謂先考格什而深閑顯教，再入舉巴而精研密法。對於舉巴之糾察等職事皆任後而昇為舉巴之堪布——此堪布在堪布中最貴重——由堪布再昇為法王——法王僅有兩位——由法王乃可昇為格登墀巴。墀巴對於全藏之佛教有管理整頓之權，對於政治雖亦可兼議，而非有實權。其下之法王，則是閒位，於教於政皆不多問。再下之舉巴堪布，則對於舉巴之財法一切，皆有管理之實權。堪布以下之舉巴糾察等職事，則與大寺之糾察權位相似。此當略說舉巴之制度，寺院建築與五六百人之中等寺相似，其中之僧眾，概為二類：一、未在三大寺考格什而直入舉巴者；二、考格什後而入者。初者之資格，於未入舉巴之前，先當依止一師學習熟讀集密金剛大教王經與儀軌，皆能背誦為量。再候舉巴之人數有缺——每舉巴五百人為量，上下二舉巴共一千人——而考取也。既入之後，初五年中作沙彌行，承事諸苾芻，為作受食行水等事。第六年中受苾芻戒而受他沙彌之供事。此類以學習密部之儀軌事相等

為主，對於教理則少研究。先考格什而入者，初一年中威儀如沙彌，殿堂功課不容或缺，唯不須承事於苾芻作沙彌之行。第二年後則同上座，諸事皆【一〇九】有方便，如學德超勝則可考昇堪布等也。所餘維那等職事，皆與餘大寺之組織相同。其餘為官有權之出家人，尚多如牛毛，下亦當略述之。

二 西藏僧眾的生活

言到生活二字，必是衣食住三法之所攝，在名利二字之中，則為財利者也。若依戒律言之，唯有乞食存活，不事積蓄，方符佛法律儀制度。故在印度錫蘭以及暹緬等處之僧眾，猶存很沉重原始佛教制度之色彩。然此種制度在地大民稀雪天冰地之境內，多有不能全盤實行者。故佛於律藏中，對於邊地之苾芻，亦多有開許之處——如寒地墊皮穿皮等——總之佛之所制，皆是吾人所能實行之事，其不能實行者，佛亦絕無勉強之理。西藏之地位，可居現在世界之高處，寒風凜冽之氣候，與寒帶相比伍。其衣與住，以求其煖熱為度，食之一種則隨地之所產生者為宜。在家人之生活，前已廣述，此談出家人之日常生活，略分普通與名貴二等。

1. 寺內普通的僧眾，皆以青稞——即米大麥——炒熟所磨之麵粉為食料，藏名曰糌【一一〇】粑。每日早四五點鐘，全寺僧眾皆集於大殿而誦經，在誦經的中間，有三碗茶以供飲——一碗與糌粑皆由自備——於初碗茶時，即可拌糌粑而作早餐。絕不准攜帶酥油及肉菜等上殿，故食糌粑後，續飲兩盃清茶而已。至九十點鐘時，各中部份之僧眾，各集於中部份之大殿內誦經，有茶三碗或四碗者，亦自備碗與糌粑，并無菜等。午後三四點鐘時，每小部份之僧眾，各集於小部份之殿中誦經飲茶，食不食糌粑皆隨自便。除此三殿之外，多係在辯論場研究學問之時，非但無飯，且亦無茶。其略有餘存之人，數日之後或買酥油少許，於午殿散時，自於房內熬一壺酥茶而痛飲，則樂上非非矣。若更能買米或麵而食者，則富裕之盛名，將傳遍全寺矣。衣者，上披以純毛僧腳袴，下束一毛織裙，內穿毛織背心，此三件價不過十餘元。上殿及講經之時，其外更披一毛織斗篷，中等者價亦五六元。有多錢者或更作內衣長衫，及束以毛織內裙，然決不許穿褲。夜間寢時，即衣為被，稍墊一二層故氈即足矣。所住之房舍，若在外面觀之，宛如西式洋樓，然內中之鋪設，則極無光線，乃最極狹小之土屋。換言之：西藏寺內之普通僧眾，生活極為簡單，其自食之糌粑及飲料燃料等，亦多堆積於房內。年齡稍高，入寺稍久【一一一】者，則多住內外二間，外者作廚房，內即住室亦即書房及庫房，或有少供幾尊聖像，置幾部經者。在經營此簡單生活之餘，即是學經與辯論之時，學經時間無定，多取師長之時暇為宜，辯論則於早午晚三次殿後。惟此有辯論之期，名曰法會，一年中約佔半數，尚有半數寺內無辯論之法會，即各部份之僧眾積柴募化之時間。此等生活費之來源，大約多出於三方面：一、寺內之齋襯及僧眾共同財產之分息，此只夠半年用，二、由家鄉所供給，三、其無家給助者，則於無法會時，應酬經懺佛事，而補其不足。其餘更有貿易之人，此類則多以謀財，棄擲學法之寶貴光陰，雖名在寺，身實在外。

2. 寺內名貴的僧眾，謂於寺內放茶供眾者，或轉生之呼都圖等，衣食住三皆較普通僧人豐裕，尤其對於殿堂誦經，若無襯時則可不去，自在房內熬茶而飲。至於學經等，則與普通者無異。其有職權之僧人，則更有例外之規矩，全不上殿，亦不講經，惟各負其自職而為耳。其生活費亦僅較普通者稍為奢逸，然終不能超出糌粑酥茶而純肉食也。

二 教育制度

【一一二】西藏教育的制度，可分二種：一，在家子弟的教育制度，是先住幾年初級的小學堂，學堂中的課程，我今略舉一處為代表。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大兒就在西藏電報局的學堂讀書，每日早起就去上學，但到了學堂之中，係先背誦文殊菩薩和妙音天女的讚頌，再念些懺悔文和發願文，到了日出之後，先生纔教着他們寫藏文草字。起初學的筆畫很長而且筆直，令其練習腕力，待練的腕力充實，筆畫無彎曲粗細輕重等過之後，再令學寫稍為縮短筆畫的草字藏文。如是漸漸的縮成普通藏文草字之後，再教以極小之草書，如像漢文之大草。寫字法至此便算登峯造極了。在練習

各種字形的時候，皆是用一塊木板，塗上一層灰粉，再用彈綫彈成幾段橫格，就依格而寫字。把先生所教的那幾句頌文——多教先賢之頌文——寫完，就拏給先生去看，先生檢其寫得不像的改正一下，便教洗了塗粉另寫，照這樣塗了又寫，寫了又塗的練習一天，到晚上放學的時候，先生便把一日之中的成績，批上個第一第二的次序。學生們就按着次序，第一名用一條竹片，把第二名的臉彈一下。再由第二彈第三，第三彈第四，……一直到了末尾一名，使用竹片彈地一下來出氣，引得衆同學鬨然一笑，便放學【一一三】回家了。待他們在木板上練得純熟之後，再令在紙上練習。若能在紙上亦練好了，便教寫普通的信件稱呼，及教以九九乘除等算術。初級小學的課程，到此便算圓滿了。要想昇官發財的子弟們，須再進達賴山下之會計機關，練習官家所須的各種數學，若在此處學滿之後，便是七品官員的候補者。至於藏文文法等事，更須另求明師久久的學習，此於前文已略言之，不再詳說了。

二，出家僧衆的教育制度，此事前文雖已略說，然此處亦有當補述者：一，出家的制度，西藏佛教很普及，民間之信仰亦很純粹，簡直離却佛法無有他種教育，送子弟出家，即令子弟受習教育。民衆皆認出家爲正事及美事，故出家之年齡實無定限，亦有初能離母哺獨居之時，便送寺中交師訓養而習讀者，唯其衣食仍由家庭供給之。若大人而入三大寺住者，其制度又稍異，謂初入寺中任隨那一小部份之時，先須覓一熟識的上座爲保證，乃可住寺入籍。若無熟人者，則由彼年之康村格梗代覓而往。此保證人對於自己的出入款項，皆可代爲支配，對於自己的一切威儀規則，皆當教導告誡，對於自己的人格方面，所負的責任尤重。既有【一一四】保證安入寺僧之數已，則更須依師學習經論之講辯。若保證師自有學識者，則歸彼自教，若彼無學或不暇者，則可另請餘有學有暇者代教之。所學之要論，現在皆以五部大論爲主——此五論之大義，如下述。——待年滿二十歲後，再依達賴喇嘛等而受苾芻律儀。其受沙彌戒之期限無定，有先出家受戒而後入三大寺者，亦有先入寺而覓師出家學經，再依達賴等受沙彌戒者。總之出家者非個個皆已受戒。甚至有入寺披出家人衣隨衆上殿誦經等并而未經過出家之儀式者，斯亦西藏寺大僧多之濫耶？抑佛法中許如此之方便耶？諸有智者當更決擇焉。其出家受戒之儀式，與內地多有不同。出家者，其師先爲受三皈五戒，次問遮難而祝髮，令受三事——一不著在家服，二不捨出家相，三不捨出家師——爲出家之戒，即暫不受沙彌戒亦許可。——此與內地之戒律似稍有不同——若更受沙彌戒者，則請一清淨苾芻爲阿闍黎耶，以三返請親教師及歸依三寶而受戒，後爲說十戒相令其守持。受苾芻戒者，則由屏教阿闍黎耶問遮難後帶入僧中，由羯摩阿闍黎耶如律作白四羯摩而受戒。其菩薩戒，則非與彼二戒作一串而受，多係於諸德高望重之大喇嘛講經或傳法之法會圓滿時而【一一五】受菩薩戒。其受戒之儀式，總分二類：一依龍猛靜天等所傳儀式而受，二依無著菩薩所傳瑜伽師地論中儀式而受。其儀甚繁，且止不述。今之傳戒依龍猛派者爲多。

又諸大寺中，多能如律作布薩安居解制等僧事，其作法與義淨法師所譯之一切有部律文相合，故今亦不繁述。

又西藏之寺僧，每年皆作數大法會，其最隆重偉大者，當推正月傳大招之法會爲首屈一指此，會議式，於正月初三四等一日——雖無定期然遲不過初五——三大寺之全體僧衆，皆須集會於拉薩街市——寺皆閉戶不留人居，惟派少數在家人做監寺看守而已——次定期於一日下午，三大寺僧皆集合於大招寺之院中及樓上簷下等處，各寺之人皆有一定的位置，不准紊雜。再次早四時許即集衆誦經，有茶兩碗，稀粥一碗，誦經散後，即續誦戒作臨時之吉祥布薩。次往寺外講經場上，與本年所應放之格什辯論因明論。——頭等格什在此法會中立宗，一日一人。——至七時許則由格登擇巴，登座爲僧衆講經。——或講菩提道次第略論，或講餘論，皆無定規。——講經畢，又集合於大招寺誦經飲茶吃稀粥。次出而少【一一六】息，其格什又在大殿之廊下立現觀莊嚴論與入中論之宗，任三大寺正在研彼二論者與之共辯。直至午後三時許，大眾又集而誦經飲茶，此係午後故無食也。次彼格什又立戒律與俱舍之宗，則任上下二舉巴之格什，及三大寺上座格什等與之共辯，夜半乃散。其大招寺右側街衢要處，亦設有法座，延一有學德之喇嘛爲普通之民衆宣演佛法淺義，其聽衆則頗擁擠。其餘之講經說法者亦在在皆是。街上旋繞大招寺之善男信女，亦以此時爲最多。貿易之生活人亦以此會爲佳節。日日如是，至正月二十許方散。其次之法會，即二月傳小招之集合，人數儀式皆與上同，唯此會勘，諸名貴之衆若不欲來集，准許請假，其所考之格什即爲第二等。再次者即是十月二十五日，此爲宗喀巴大師圓寂日，雖非三大寺總會拉薩而

誦經，然各各寺中之法會亦頗可觀。是夜無論在家出家，室內房外，皆與燃燈供養，明徹半夜，與大商埠商楊之電燈相似。又正月十五日，各寺皆須以酥油作華或戲而供佛，其工藝藝術，頗與內地之作麵人相同，惟其華之偉大數尺數丈者皆不等，迥非他處之所有，可算藏人之唯一藝術。其餘之講經法會，或十日或半月，或念日，或一月不等。儀式則如普通僧伽之生活科中所明。別【一一七】種紀念日等，并無若何之法會。

又如上說，西藏地方離佛法外，現在實無他種任何教育。故凡藏人之教育，皆可概云為僧教育，若收斂其出家眾取材而言，除轉生之呼都圖等外，直可云為考試制度，因為學識高尚之格什，皆是由考試而得，其堪布等重要人物亦多由考試而任。即在俗之官長亦須先考試而後給與權位也。今說此僧教育當更分三科：一、未考前之僧教育，二、考試之制度，三、考試後選任。

1. 未考前之僧眾，在寺習學者，謂初二年中先當依師，善習初機因明辯論之方式，對於因明論之粗淺名相，當略得一常識。次五六年中，廣學現觀莊嚴論，此論係解釋大般若經修行之世俗三乘道次第者，若於此論能精研善巧，則對於三乘道次第，尤其對於大乘道的次第，能得一堅固不謬之定解概念。故學大乘者首以此論為要旨。次二三年，精研入中論，此論分為十品講十地十行，特於第六品中廣破四生而明諸緣起法，悉皆性空如幻。要達中觀方能獲得真空之正見，修之而能斷煩惱出生死，故學佛者亦應深玩此論以求正見。再次二三【一一八】年中精研戒律，因年將二十，須受大戒，若於持犯昧而不知，則受戒犯戒，徒造苦因耳。在一切行持中，戒為根本為基礎為前導，要有戒故餘德乃生，無戒之人惡趣且難逃，遑云解脫與成佛乎？最後乃至未考格什，則須多學俱舍，以對於生死涅槃，若總若別，因緣果等詳細抉擇之論，要以對法為主要故。又因明論，年年冬季兼學一月，以若不能用正理而辯論抉擇，無論學何法，修何法，講何法，皆如泥上之釘，全不能安穩堅固。故三大寺中，選此五部要論有大有小有解有行，為教育僧伽之根本典籍。

2. 考試之制度，僧伽在寺學至俱舍論時，由本中部份之堪布，量其學識，許以何等格什，至自考格什之前一年夏季，——此唯說頭等格什——須先至達賴喇嘛所居之摩尼園，其考格什之十六人——正月之格什，三大寺共十六人以配十六尊者之數——互相辯論。如第一日，甲格什立宗者，乙丙丁三格什，依因明論而興難辯論，戊己庚格什則辯現觀莊嚴論等，至二日乙格什立宗時，則以丙丁戊三格什辯因明等，三人一班，輪流辯難。當此辯論之時，達賴喇嘛之侍讀堪布等為證者，達賴喇嘛亦常垂簾而聽，格什之第一二等名次，即在此時【一一九】而考定。——雖未揭表然亦有大譜——次冬季法會時，又各中部份本年將考之格什，即在自部份辯論場中立宗，與自部份一切僧伽而辯論，有堪布及另選舉出之大德為證法者。再次第一二名格什於正月初一日，在達賴官內，對辦法義，有達賴與三大寺堪布，并政府一切偉人在座參觀而為作證。最後即在傳大招時立宗與三大寺全體辯論，待此法會閉幕日乃揭佈其次數，而得格什之名位也。故一切格什中唯此為難。第二等格什，冬季於自己之中部份立宗，與次年二月於大眾中立宗。夏間亦往達賴喇嘛摩尼園內立宗，不過不像頭等格什之嚴格耳。第三等格什，則唯於本寺之二三中部份內，互相立宗，不須與三大寺之一切眾辯論也。第四等格什，則唯於本寺之大殿前立宗少許或更請人而代之。換言之：即唯有格什之年齡而無學問，或略學一論而年齡未至，徒取格什之名者，此亦可名方便格什耳。

3. 考後之選任，既經如是之考取，則對於顯教之學識，也可算告了一個小結束。此後略有兩條路走：一退隱山林而清修者，二轉入舉巴而學密者。在舉巴者，正途為昇至格登擢巴，餘者也有住數年後，派往他處支寺作堪布等者。退山修者，有時亦因政府之須人，不容安養，【一二〇】派出為堪布者。然此是上二等格什乃然，若夫第三四等格什，則唯隱居淨修為業，多不能被政府之所選任。

我再附說一下西藏僧眾之參政，西藏之佛教，即是其文化，故掌其文化之要人，亦多係有學德之僧實。故對於政教二事，皆須僧人參預其事。其政教兩管之出家人，當然以達賴為首，其次則為藏王，僧俗皆可任之。班禪大師，在名稱方面似乎能與達賴抗衡，然實際論之，有時尚不如藏王權大。格登擢巴位分雖高，然於政治不多過問。藏王之下，以四大臣為上，其中即有一出家者，此乃正管政治之人。再下有秘書者，亦為出家人任之，干涉政治力亦甚大。再下即有上四品之大喇嘛與大堪布名位及正四品之堪布名位。此不出任，則無實權，若出任時，則與知府相仿。再次者則有預備秘書者，出任為知縣，不出則無權。總之出家人之參政皆係文職，其武官之任，則純用

在家衆而無僧伽。對於管教方面者，則又多屬出家人而少俗士。此上皆約粗相而談，若詳細分析，則誠非萬言所能盡也。

三 文化

【一二一】西藏的文化，全是佛教的文化，關於文學一方面的事情，非是深入經藏的人不能徹底了知。如果要把牠盡量地寫來，實在有些麻煩，只好在文藝的一段內略說一點。西藏的風化，除了上文所述民族性的風俗而外，唯一的風化，就是崇敬佛教，信仰佛教的因果與密法。這些有的在在前面說過，有的又無須多說。所以在這裏所要敘述的，也只有能代表普遍的文藝等三項。

1. 文藝

西藏的文藝作品，無論賦詩，唱歌，小說，散文，乃至把全部大藏的奧蘊，撮攏來所創作的長篇大論，沒有不是以佛教的教理做他作品中的中心要素。就是關於數學，醫學，歷史，地理等的著述，也沒有一樣不是用佛法作為最重要的原素。如賦有韻的詩詞，大多數是仿着印度詩詞的組織，在一首詩中，或是每句每字，皆用「呬」韻，或皆用「駟」韻等。或把上句的末字，與下句之首字，用同字相接。或在每句的中間用幾層重字，或上句是順讀，下句即是逆讀，或前兩句和後兩句順逆，或初頌與次頌順逆，或一句中半逆半順，或周圍輪轉橫豎隨讀，【一二二】皆成極美妙極深奧的有韻詩詞。那真是千變萬化，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唱歌一事更為普遍流行，鄉間和牧場，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幾乎無人不會。其所會唱的不止一兩種，並且皆與佛教教理有很深的關係。我有一年在西康，住在一個施王家裏，晚飯之後主客無事，便令僕役婢媪等齊集唱歌消遣，歌辭我記不清楚，大意是說：「我們的東方有個世界，——名稱忘失——其中有佛名叫金剛薩埵，其身白色，結跏趺坐，頭戴寶冠，遍身瓔珞，身放白光遍法界，能給我們消災延壽遣除諸魔。」又唱「南方世界的寶生佛，身黃色等，乃至能給我們增福增慧增長功德。」又唱「西方世界的無量壽佛，身紅色等，乃至能給我們鈎召十方一切眾生調伏攝化悉得安樂。」又唱「北方及中央的佛並其功德事業等，配和消災，增長，愛敬，降伏等四種羯摩。」又唱「某山雄勢，狀如獅王，其前有寺，廣大無量，內有聖賢，百千萬計，說法利生，永保福昌」等等。老實說，他們的歌詞，除了佛法，好像是沒有材料，唱出來自己也覺着沒味。也沒有人愛聽。由此可見西藏佛法之普遍了。至於西藏的小說，更是好笑，除了大名鼎鼎的格薩王的戰鬥野史外，是沒有看見過一部成篇的世俗小說。就是那部戰鬥史，也是描寫該【一二三】王為興佛法而立志，掃蕩西藏各處不信佛法之散王土司。他與建立佛法的關係更深，西藏人皆說他是觀音菩薩的示現，民間對於他的信仰也非常的深刻，所以他那部——有幾十部之多——野史小說，就是西藏民間最愛讀而且最愛聽的了。還有一種小說，就如像內地唱的戲曲，但是他們所採取的材料，純粹是佛經中，釋迦佛往昔行菩薩道時，捨身喂虎和布施一切財物城邑國土，乃至王位妻子以及自身頭目腦髓等的事跡。他們扮演出來又好看又動人，對於諸佛菩薩的微妙功德也最能表現，其感化民間的信仰力也要以此為最偉大，還有一種小說，就是用譬喻的預言來證顯人事無常名利如幻等的意義，藉此警惕沈溺五欲的顯貴富族，策勵懶惰懈怠的出家僧衆。如郎勤撓絳大師的兔與沙彌喻，和巴主大師的金蜂玉蜂喻，甘孜札公大師的黃雀喻，王臣喻等，皆是此類小說結晶品的代表。至於散說的願文，和廣大的要論，純以佛法為主體，那絕非此處所能具述。

2. 美術

西藏的美術品，種類很多，今且就着雕刻，印鑄，繪畫的方面，略說一點他們雕刻的美術【一二四】品，大的如像丈許高的旃檀佛像，尺碼合法，衣紋細緻，相貌圓滿衆所樂見，這在康藏各處大寺院裏是常時可見到的。其最小的玲瓏雕刻，如在一顆麥粒的上面，刻上個西方三聖，與內地的雕刻匠，在一個戒指上面，刻一段古文的藝術，完全相同。牙刻的觀音和石刻的文殊，無論尺碼大小，全體各部皆很相稱。我在黃教根本道場的格登寺的裏頭，見到的雕刻品很多，尤以宗喀巴大師的上首弟子克主結所刻的集密金剛曼陀羅為最希有了。那座曼陀羅的直徑有五尺多長，上面的宮殿有二尺多寬，宮內有佛像三十餘尊，宮牆的高度和厚量，皆依佛經中所說的尺碼而刻。四門的外面有四座牌樓，樓各有十一級，上頭還有很靈巧的雕刻小鹿，兩鹿中間有一法輪。牌

樓的兩旁有兩個寶瓶，瓶中生一株如意樹，一一樹皆分七枝，上有轉輪聖王御世的七寶。官殿牆上懸掛着米寶瓔珞，瓔珞下端，皆垂着鈴拂等極小巧的雕刻品。牆上週圍有堵堞，一一皆作蓮瓣的形狀。堞內周圍共有十六瓶，瓶中插豎八幡及八尊勝幢。宮殿頂上中間有一經閣，內供集密根本教典，閣上以蓮瓶珠為頂。他那全部的雕刻工程依我的計算，至少也須百日，還未必能夠雕刻得那樣細巧合式。但依據克主結大師的傳【一二五】記上所說，是因為宗喀巴大師示疾，須於一日中能夠刻一座集密曼陀羅，還要即日開光纔能見效。克主結即於一日全能做完，宗喀巴大師的疾病也就示瘥了。這種不可思議的事跡，正與五台山碧山寺藏經樓上所寶藏的經塔事跡相似。格登寺側面的山崖上，亦有克主結一日所刻的四臂觀音，至今香火猶盛。如是在色拉寺和別蚌寺中，亦皆有很多的雕刻品不能一一詳述。印鑄的工藝，西藏也有特長，你要調查他們的印鑄工巧，無論你走到那座寺廟裏，皆能夠給你個很圓滿的印象。例如他們的大殿裏頭，決定有很多的銅佛，並且還有許多很古雅，很有歷史價值的印鑄品。如像唐宋時代的銅塔，各寺皆要保存一兩座的。尤其在別蚌寺的大殿樓上，藏着不下二三百尊又多。惹真佛的寺中更要多上幾倍。桑耶寺，薩迦寺，日俄伽寺，止公寺等皆是唐宋時代的老寺，他那裏頭古銅印鑄品，當然更比別處多了。現在北平五台等處，皆有藏像專店，他們所印鑄出來的佛像，在我們看起來也覺着很好。可是不能與西藏的佛像相比，假若一比，那種尺碼的錯誤和工藝的精粗，實在相差得太遠了。我在昌都的時候，也請了一尊文殊菩薩未加磨擦的銅像，高不過五寸。就在這未加磨擦模型期間，【一二六】其工藝之精美，早已超過北平五台等處已加磨擦的銅像工藝，若再瑩磨之後，那就更不可同日而語了。又如西藏鈴杵，北平等處雖亦造實，但是不能與西藏所請來的相比，非但質料不同，就是那一般的印鑄和瑩磨，及其上所鑄刻的花紋，皆非內地銅匠之所能造，即手飾樓上的銀匠，亦未見能有那樣的精巧細緻。西藏鑄刻一種印泥佛像的銅印，其尺碼雖大小皆有，但如像達賴喇嘛通常所用的度母印，宗喀巴印，阿底峽印，其量皆不出三分。又大威德印，彌勒菩薩印，觀音菩薩印，其量皆不出五分，各各菩薩的衣紋手足，固不待言，就是一一菩薩的眉目口鼻，皆是清晰可見。尤其是大威德像，有九面，三十四臂，十六足，一一足下，各踏一不同樣的生物，并八大天神。一一手中皆持着不同樣的標幟，如槍劍等等。一一面上皆有三目，九面且有忿怒和寂默含笑之別。像這種極細微的印鑄雕刻，更是內地工匠所未夢見過的事實了。西藏繪畫的工藝，這在各處的寺院中即可概見，如幾丈高，或數尺高之繪像，各種衣服的彩色和形狀等，皆須依照儀軌所說而填繪。其工藝之細麗正如內地的工筆畫，不過填彩與尺碼有規定，不同工筆畫的雜亂和任意。北平等處的繪像工巧幾與藏繪相等，唯顏【一二七】料不同，過一二年後，內地所繪的必色變晦暗，藏中所繪的，不但一二年中顏色不變不舊，就是像底的布料腐朽，而顏色的鮮美與新的還是無異。又西藏所繪的各種大曼陀羅，填色尺碼皆能如法。北平所繪的若非自己照料，必是錯誤百出，就是你稍為大意一下，也必繪的不如法不適用。我在北平的時候，常與畫師來往，覺得他們的工藝，實在不如西藏繪師的純熟。西藏更有一種工巧，頗類內地捏麵人的手藝，不過他們不是用麵，是用酥油而捏。他捏酥油的山水人物，各種花卉，及全部的戲劇狀態等，皆能得心應手，畢象畢真。捏法用一片木版為所依靠把配成各種雜色的酥油用手捏成細條或薄片粘貼其上，以此粘貼集合，便構成各種的景物。大的能做三四丈高的花壁，小的能在指甲大小的竹片上做成一種人物，各色的酥油，皆不雜亂，宛如繪成的一樣。惟用酥油做的人物，係鼓起的，臉部手部，皆鼓的與肉體相似，那就比畫的還要好看上幾十倍。西藏正月十五，便是比賽這種美術的歡樂會，圍着大招寺的四邊路上，均皆布滿。達賴看着那一家做的好，也給賞賜，如做的不好，也受處罰，故這種極細緻的工藝，便日漸提高了。我在甘孜的時候，有一位喇嘛，善長這類工巧——大多數皆【一二八】會，唯精粗有別——並且細緻的可愛，有一次新年節，他用了六七天的工夫，代我做了一個小玩藝，就是在寸許見方的一塊木版上，做了一位妙音天女的聖像，天女的靠背是一座山，山前有一株如意樹，花果累累壓枝，天女的兩旁，做上酥油的清溪和草原，溪中有四個小黃雁游泳，一個在前回顧，一個引頸直進，一個洒水露尾，一個登岸長鳴。草原上做了一對小鹿，牝鹿臥地回頭，用後足彈耳，牡鹿立溪邊低頭飲水。天女之前，做成色聲香味觸的五供。天女結蓮花跏趺坐，兩腿纏五色裙，紅綠兩色的腰帶，上身披粉綠紅藍黃的五色天衣，當胸抱着一把琵琶，琵琶的圓鼓放在右腿上用右手彈絃，琵琶的尾斜朝左肩用左手調音，頭部略向右偏。頂冠，耳環，項圈，臂釧，腕鐲，足鐲，瓔珞衆寶，應有盡有。在那塊小木片上，做那種細緻的酥油玩藝，漫說是

捏麵人的不能做，就是第一等的畫師也難畫到那樣精巧。我覺着他那種工藝，真算是西藏的專門獨傳，由此也可想見西藏美術的偉大了。

3. 建築

西藏的建築，也不在俗間而在寺廟，西藏雖沒有像我們的萬里長城和黃河鐵橋那樣【一二九】大的建築物。但是像山也似的達賴宮，像三大殿也似的別蚌寺的大佛殿，比前門樓子還高的後藏彌勒殿，也算是很偉大，很壯麗，很可觀的建築品。第一達賴宮，是靠着達賴山陽面的斜坡而建築的，最下的石基，亦有好幾丈的高，再上便是一層一層的重疊上去的宮殿，一直蓋到達賴山頂。簡直把達賴山遍覆了個風雨不透，就連山的度數究竟有多麼高和多麼寬，也令你無法去測量和調查。他那宮殿並非同內地的寺院一樣，到處散蓋些院落和房屋，他是遍山周圍及上下蓋成一個整的，由東面的大門進去，不是左轉登樓便是右側昇梯，前前後後上上下下，不知道有多少殿宇和房間，進了一層又是一層，也有許多處所在辦公，也有許多處所在誦經，更有幾十處佛殿任人朝禮。我的腦筋太簡單，記性太不好，也曾去過好幾次朝佛，可是一進了東大門便要轉向。因為大門的裏頭，也有直徑的大路，又有很寬闊的大樓梯，梯又曲曲折折地有好幾個。我有時隨着同來朝佛的人直進，然後再左拐右繞的上樓。有時又進門便昇梯一二層，又東灣西曲的往各處進香。又有時一直上頂，再轉上幾轉走進去，向右手一拐灣便到了栴檀觀音菩薩殿，然後再時上時下進去又出來的轉着往各殿【一三〇】裏朝禮佛像及金塔，慢慢地到了下層再退出大門，或奔往西門，有時還退出後門。又有一回朝完宮中各殿之後，便竄入一條很長遠很曲折，毫無一點光線的狹巷，向右轉了仍向右轉，盤旋上好幾次才到了宮殿前面下層的尊勝寺，在那裏朝佛之後，又改換一條黑路便走回東門。我去的遍數雖不少，但是沒有走過一回同樣的路。我一進他的大門便要迷失了他的去路。他那宮殿之中大約有幾百間房和百十個佛殿，我們從來沒有走盡過，只是檢着幾處有名的朝一朝，轉回拉薩來吃午飯，若是朝盡恐怕要轉一天多吧。其最有名的佛殿，一便是栴檀觀音殿，中間龕子裏供奉着栴檀觀音，這尊最出名的理【一三一】由很多：第一就是自然生成，非假人工雕刻所造。依着傳記上所說，謂唐代文成公主之夫松贊崗薄王，得某菩薩授記，派人往印度某山栴檀林中，伐斫一樹，樹中共有三尊自然生成的觀音聖像，此即其一也。像高不過三尺，係跏趺像，我在貼金時請下來朝禮過一次；脫却衣冠莊嚴之後，純然一塊天然聖像，實不見有雕刻狀態也。第二就是達賴喇嘛足腫時，此像之足亦腫，從塗金內，浸流清水。達賴之足消腫時，此足亦消腫如常。故西藏各界皆知此像之靈異，共許達賴即觀音菩薩之化身。第三各級官長，如有譴責之事，不得達賴所喜，深恐更出大事，必先往朝禮此像，發願懺悔，改過自新，惟願達賴不降責罰。若能出於真誠信心，沒有不是感應立驗。所以西藏的各級官員，無論高昇下降，必先往朝禮此像供養發願，或叩謝，或懺悔。平民之信仰更勝官家數倍或幾十倍。故此像前之香客，宛如病人之圍醫王，貧民之繞施主，沒有一日不是香客盈門行人如堵。二便是第五代達賴喇嘛之大金塔，高貫五層樓，純以金皮包塔，聞說金皮厚薄與象皮相等。其上面所嵌鑲的珠寶，鑽石，珊瑚，琥珀，及那些九睛貓眼，印度松兒石等，皆是世間最希罕最無價的難得寶物。塔中所裝的藏，除達賴之肉身和經書而外，【一三二】傳上說有過去某佛之舍利子一粒，大如馬頭，其餘的舍利子不知道幾千百計。當時的藏王名佛海者，凡聞知某處某寺有歷代之珍藏佛像和他種最貴重之寶物，皆用勢力招來瞻禮，即以瞻禮為名留而不還，盡裝入此大金塔中。故西藏人說，若能朝禮此塔，比朝禮南瞻部洲一切聖跡塔廟的功德，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現在又新建有第十三代的金塔一座，量度比第五代的還要高出尺許，內中裝的藏，能不能與第五代的相比，雖非我所能知。若就外面的裝飾和嵌鑲的珠寶等而論價，那還要勝出第五代的數倍或數十倍也未可知。這座塔的周圍，有真珠一圈，每粒皆比黃豆還大，又有兩三圈九睛貓眼。其餘的珊瑚之類亦皆不在第五代的之下，這種塔廟的建築，幾乎要與皇帝之陵寢相比了。此外還有歷代達賴喇嘛的金塔和各種鑲金的大曼陀羅，並歷代來的一切聖像，皆是指不勝屈，難以盡述。

第二別蚌寺的大佛殿，內中有一百多根柱頭，依着通常的墊子而坐，也能坐六七千人，若擠滿着坐，那就恐怕一萬人也塞不滿。他那四周的牆壁，有一丈多厚，高有七八丈高，上面還有二層樓房，住諸執事，正面的樓房皆是佛殿。進了大殿的門有一橫排柱子上，面蓋覆着【一三三】平頂，再進的兩排柱子，直通出殿頂上層，上層與下層的前面，純係天窗，殿內即由此處射入光線，故殿堂雖大，除四周盡邊上的一兩排外，滿

殿的光線也很充足。殿前有一很寬大很平坦的石板丹墀，上面能坐三四千人。丹墀的前面，乃是十丈高的立壁，純用石頭砌起，令與殿前石基的高矮相等。由是殿前便成了個二十多丈長，十幾丈寬的一個大丹墀了。大殿的後壁前，橫列着一排佛像和許多的大塔。其後壁之後還有一進套間，也是一大排橫的，這些套間皆係佛殿，凡有寶貴的佛像多供在此套間之中。按律部上說，那就是佛住的淨香室了。比這個大殿稍為規模小一點的，別蚌寺中還有四個大殿，每殿中間也有八九十根柱頭——不算外面的走廊和牆壁——大的也能容三四千人誦經，擠滿了也能裝五六千人在內。除此等大殿之外，每一小部分業的院落中，又各各有一座大殿，約有七八十個。大大小小不一致。大的也能容一千多人。除此等大殿以外的僧房，亦多是三層樓——兩層的都很少——我雖沒有切實的調查和統計過，大約總在一萬間以上。像這樣的廣大建築品，就是北平的雍和宮也比不上，別處更屬難找，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吧。

【一三四】第三後藏扎什倫布寺，是西藏最華麗的大寺，聽說他裏頭光說鍍金的殿頂就有十幾處。苦但看寺院的華美富麗，那就比拉薩的三大寺，不知道要壯觀幾倍。現代的班禪大師，特發願在寺內建築成一座慈尊大殿，高有九層，層雖僅九，但每層總在一丈五尺之上，故總計下來大約該有十幾丈高——我沒有去過，只有傳聞——殿內的慈尊是立像，若在下層朝禮僅能看到下半身，不能瞻禮慈尊的慈顏。聽說慈尊的眼目，也有一人長，其像的高大，就可推想而知了。扎什倫布寺除此大殿之外，其餘的佛殿尚多，偉大雄壯絕對不遜於別蚌寺之大殿。尤其是歷代班禪大師的【一三五】塔殿，雖難比第五代與十三代達賴之塔殿，但較之其他的佛殿塔廟，則又勝出多多了。其餘的桑耶寺，薩迦寺，日俄伽寺，拉薩的大昭寺小昭寺，皆是唐朝或宋朝的建築品，若一一的描寫他們，那又未免太麻煩了。

四 重心所在

上來我就兩次進藏所見的和所聞的事實，略略地說了些地理與歷史。稍為詳細地敘述了一點西藏民族的性情，生活，信仰。並及他的軍政，財政，宗教，文化等。但是他們的重心又何在呢？這個問題，雖說是已經敘述的很詳細，早就答覆完了。可是在一般的同胞們看了，恐怕還是識不透吧！我在他們信仰的那一條上，不是詳盡地說了些佛教信仰嗎？我在僧侶的那一段，上不是說了西藏人出家之多嗎？又在政治組織的那一段上，不是說達賴為唯一的主體嗎？又在宗教建立的那一段裏，不是說西藏是教政合一的僧眾參政嗎？尤其是在教育制度那一段裏，不是說了他們的學問都要從僧侶學嗎？這就是說他們的重心是僧眾，僧眾便是他們唯一的信託歸依的人。他們凡事皆以保存佛教維護僧眾為宗旨，他們的大事小【一三六】事皆取決於僧眾。簡直僧眾就是他們各人的性情，家庭，信仰的重心，他們社會和國家的政治，軍事，財政，宗教，教育，文化的重心。換句話說，僧眾就是他們的生命，甚至僧眾比他們的自己的生命還吃緊，還重要。我說僧眾是西藏的重心，這總該不為過分吧？

第八章 達賴與班禪

一 關係

當元明兩朝的時代，西藏的佛教算是迦舉等派最盛的時期。但是他們不重戒律，好高騖遠，璣將止法完全隱沒，那時幸有宗喀巴大師應運而出，檢討佛法的正理，糾合各派的錯誤。依據阿底峽尊者的教授為根本，並採取各派所有的優點，總合組織，成一新體系，講說修行，普為弘傳，奔走呼號，不遺餘力，纔將整個的佛教慢慢地復興起來。當時各派中博學多聞知見正確的大德們，也都風起雲湧的來歸從。遂形成富於革命色彩的新迦當派了。

宗喀巴大師的弟子，昇堂入室的很多，內中有一上首弟子名克主結，原係薩迦派中的【一三七】傑出人才，也即是宗喀巴大師圓寂後，繼續法位的第二名。克師示寂後轉生名溫薩巴，再轉生即是第一代班禪善慧法幢大師，為第五代達賴的師長。法幢再世名善慧智大師，即第五代達賴的弟子，而又為六七兩代達賴的師長。再後為班禪吉祥智大師，為七代達賴的弟子，與第二代章嘉佛同時為乾隆皇帝的國師，圓寂在北平黃寺。此後班禪與達賴皆是互為師弟了。雖兩方的手下人生過多次意見和糾紛，然他

們師徒之間實未有異見，達賴的第一代名根敦主巴，在宗大師之弟子中要算是最幼的弟子，彼亦多親近克主結等。然彼常時所依止的師長，即宗大師傳授集密教授的慧獅大師。慧獅依止宗大師受囑付集密後，即携諸弟【一三八】子往後藏宏講，根敦主巴，即弟子之傑出者。慧獅圓寂後，根敦主巴領導學衆途建札什倫布寺，——後藏寺原是達賴建設——廣弘正法。根敦主巴轉世名僧海大師，札什倫布寺衆接來奉養，仍爲寺主。後延往前藏各大寺任住持。第三代福海大師在前藏接任藏王的責任，又往蒙古等處宏法。在青海宗大師誕生之處建塔兒寺，分院講經，幾與拉薩之三大寺相等。大師亦即圓寂在青海。第四代德海大師仍住前藏。第五代則威權普遍前後藏矣。前年去世的第十三代達賴，仍是現在班禪大師之戒師。故他們二人的關係，即是多生多世互爲師生的親誼。

二 地位

達賴班禪俱是皇家國師，在全體蒙藏僧侶中，俱佔有最高上的地位。尤其是達賴，皇帝封爲西藏教政之主。凡是西藏佛教之寺院，無論在藏，在康，在青，在甘，在蒙古，在內地，皆由達賴所管轄，皆以達賴爲主人。暫時各寺雖各有主人，但是違犯了教規，達賴皆有驅逐的權衡。如光緒末年達賴到青海時，塔兒寺的主人阿迦胡土克圖，飲酒打獵違犯教規，他雖是同治【一三九】光緒兩個大皇帝的同學，仍被達賴擯逐寺外，另整寺規，不許作非法的事。又如昌都寺的寺主聖天大師，也是滿清時代的國師，八大胡土克圖之一，也因其戒行失檢違犯教規，被達賴一紙訓令，便削職出寺，等於平民了。班禪大師在教務方面的地位，除開達賴一人以外唯他最高，章嘉與結魯蕩巴，真薄諸門罕等皆在他之下。但是他對於各寺院之主權，則沒有達賴那樣大，不過他走到那裏皆被一切人頂戴罷了。

若談到政治，達賴是統領全藏的唯一統治者。就是後藏札什倫布的一切事情，若切實的說起來也是達賴所管。其他的一切政治，軍事，財政，教育，沒有那一處，那一事不該達賴所管理。故我說他是西藏的統治者，這也該不算過分。班禪大師則不是這樣了。唯有吉祥智大師在第七代達賴圓寂之後，曾代理過幾年政治而外，他從來不是過問西藏政治的人，他雖在後藏算是唯一無二的活佛，但是對於後藏的事情，除了一小部份直屬他所管理的以外，其餘的一切後藏地方的政治，仍屬達賴所管。故談到班禪在政治上的地位，那就僅與惹真等的地位相似——臨時或代理幾年政治，並非永歸己有，自己所有的地土，仍是達賴爲主【一四〇】並沒有好大，因此他的下人們不甘心，總想分一些主權管管，所以鬧的兩家不合，這也是班禪出來的根本原因吧！我們內地的人，不明了達賴與班禪在管理西藏的政教上，有這樣大的區別。皆以爲達賴與班禪既然互爲師徒，其地位大概是相等。一個在前藏，一個在後藏，大概管理政治等的主權也是相等。故皆誤爲達賴是前藏之主，班禪是後藏之主，他們二個是並立的。再加上班禪手下人一煽惑，便以爲班禪回藏即可總握全藏的大權。像這樣生盲摸象的論調，我在各種雜誌上不知道看見過多少。我前來已詳細的說破。惟願我們中央當局的人們，以後辦理他們兩家的官司時，須要了知達賴與班禪實際的差別，莫再受他們下人的愚弄了。——他們下人也欺我們不明了達賴班禪之故，往往也自己把自己說得太高，我從前在北平也受過羅桑堪布等的欺騙，到我進藏之後，切實地一調查，才知道他們是個欺騙人的妄語者。——更願我們各雜誌界的同胞們，凡發表一種有價值的言論，須要切實地調查好了再說，不要以耳代目的信口開河。

【一四一】

第九章 外交政治

一 對英國的態度

在光緒三十年以前，西藏對於英人，全認為是不可一日共住的仇敵，英人進藏必被阻礙，封守疆土，不與交通，惟以清皇室為唯一之依托處。即在那年英兵侵藏衝至拉薩，達賴喇嘛及其隨員出亡內地，仍以皇室為所依之處。後達賴回藏，朝廷信納讒言，革除達賴職權，漢兵又衝至拉薩，達賴乃南走印度。達賴臨危而奔仇地，英人不以仇目相睹，反用青眼相顧。由是英藏便有聯絡逐出漢人的思想。革命以後漢兵在藏鬧事繳械被逐，英藏的關係，更是根深蒂固的一天強勝一天了。然達賴本人對於英國，較諸對中央當局似甚淡然。但現今達賴已死，其代理達賴行施法王兼藏王之權者，為其侄熱真呼圖克圖。而藏人以前拒英的思想似皆改換為拒漢的思想。我在前面軍備段中亦曾提及。他們現在，雖也不想把所有的權衡完全歸降付予英國，但他們對於英國的信任，似比對於中央之信任要多得多。他們雖也懷【一四二】着幾分畏懼英人的心理，故用很柔和的手段來應付一切。但這樣地能不能夠維持着久遠下去，那實在是一件很難以判斷的事情。所幸他們的民族思想和僧侶思想，尚傾向於中央政府，不願意歸降邪教思想的英國。除此以外恐怕一切的一切，皆已久屬英人的了。他們對於英國，雖也懷着畏懼心，疑慮心，觀望心。但另一方面也有很深厚的親善心，信任心，師投心。他們對於英國交際的手段，一方面也在自己作主，禁止英人之任意行動。例如前年駐印的英人，進藏放茶藉以調查實在情形，而天人不佑，死在拉薩。英人欲用飛機來接取尸首，西藏當局不許飛機進藏，則仍用騾轎昇回。然另一方面也許英人在藏久住，納彼意見【一四三】聽受撥弄。例如英人亦在拉薩裝設無線電報，西藏當局也不反對，聽其自然以與中央的無線電台抗衡。由這種心理與手段的兩方面觀之，則西藏當局對英國的態度，顯然可見了。

二 對中央的態度

西藏當局在前幾年，他覺着我們中央是不會統一的，是沒有實力能敵禦外侮的，是沒有力量能達到西藏的，是沒有心思過問西藏的事的，是不能調解班禪回藏的事的，尤其是他覺着我們中華民族自從反政以來悉皆變成了西洋化，耶教徒，更沒有一點佛法存在。——西康的人這種知見尤甚，他們覺着皇帝是必不可少的，我們連皇帝都打倒不要豈不是西洋的邪見嗎？他們這種錯誤知見很深，任憑你如何開導，他們總是固執不捨——但是近來好多了，他們也知道中央並非都是西洋化耶教徒，信佛的人也很多，中央也能夠統一，也能養成實力等。總之他們也知道內地的政治上軌道，其餘的一切應革應興的事情。都是很容易辦到的。故他們對於中央，現在變成了一種遠遠觀望的眼光，他們也懷着一種內地能夠統一的企望，他們現在有些人也知道內地統一之後仍歸服了中央，比歸服英人要好【一四四】的多。第一就是一家觀念，早就有的，用不着再去從新練習和構造。第二內地無論如何改變，終是一個信佛教的國家，絕不會鬧到全無佛法和全無信佛的人。第三漢藏同是一種黃色的民族，語言方面也有許多互相借用，不像英語那樣生格格。第四蒙滿民族的佛法，純是西藏的佛法，下至所誦的經文，皆是整個的西藏字，並未改動分毫。第五蒙滿青甘諸省的佛教建築及文化等，多是西藏的佛教建築及其文化。第六西藏三大寺的當權僧眾和有大學問的僧眾，蒙青等處的人很多，他皆有內地為家鄉的觀念。故西藏現在對於中央的態度，是個不親不疏不離不離，來了命令也有接受也有不接受，不怕又不喜，只是冷冷靜靜地觀望而已。先前更有輕視等的態度，這在我所寫的我去過的西藏拙著中已說的很多，故不再說了。

第十章 治理西藏的意見

一 過去的治理西藏

【一四五】我在我去過的西藏上，關於過去時治理西藏的事情述說的很詳盡，此書的歷史一段中也說了些。總起在乾隆以後派欽差駐西藏，西藏的實權便歸了皇帝所有。那個駐藏的欽差大人，當然是代表皇帝的，比誰的權都大，又得到西藏全體的頂戴敬信，他們若能夠真實的代皇帝辦事，料想那是不會有失敗的。可是他們拿了俸祿欺壓人，自高自大，藐視一切，不辦事白吃飯還不算數，尙要無事生非的找事做，那豈有不逼人反叛之理呢？過去的大概就是如此吧。

二 現在的治理西藏

自從漢兵被逐出西藏以後，西藏便與內地斷絕了關係，甚至有時候還反用軍隊來周旋，那裏還談得上受我們治理呢？我實在很驚異，今天標題用現代的治理西藏，不但被西藏人看見了譏笑，就是外國人看見了恐怕也要笑我的，但是我知道西藏總是我國的版圖。就是中間有幾年，因為國家內憂外患的事故太多，忙不及去整理。但在這未暇整理的期間，就說是治理的不好，這也不見得有什麼可笑？譬如西北諸省，民國以來何嘗有空去整理過他【一四六】們？但是因為他們是我們的版圖，就未暇治理或治理的不好，也可以說治理，而沒有一毫的過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三十日達賴去世之後，中央便派了黃專使進藏致祭，專使的正責固然是致祭的，想必也兼代着有聯絡感情和其他的責任吧？專使回來之後，在藏也留下了幾位參議常駐那裏辦事。但是他們所辦的事，除了轉轉中央的電報和向西藏當局申述中央的意旨外，恐怕是很清閒沒有事做的，不然西藏當局怎麼到現在還沒有與中央有進一步的聯絡呢？這樣看起來現在的治理方法，除了轉電傳述意旨之外，其餘的還談不上吧？

以後要想把西藏治理好的話，還請對於駐藏的人選要認真一點。我在我去過的西藏那篇文裏第九十兩【一四七】段的尾上附說了許多我個人的意見。究竟是不是要那樣纔辦的好。還須請當局的人們，自己去詳細的籌量，我不過本着「國民天職」盡我個人所知道說出來，貢獻給國人參考。這也就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至於本文中的所有的錯誤和遺漏的地方，那當然是很多，因為我的時間太忙了，所以不能詳細的敘述，希望讀者原諒吧！

